

社 會 小 說

海 上 春 寒

許 嘯 天 著



奉 天 章 福 記 書 局 發 行

許嘯天著

海 上 春 夢

奉天章福記書局出版

康德八年三月五日印刷  
康德八年四月五日發行

社會言情  
小說

# 海上春夢

(全一冊定價六角)

外埠加掛號寄費八分

編輯人

奉天小南門裏四號  
趙燕生

發行人

奉天小北門裡八號  
董德馨

印刷人

奉天小北門外東電車路南  
邵璽廷

印刷所

奉天小北門外東電車路南  
福興印刷局

發行所

奉天小北門裡大街路東  
章福記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 海上春夢目錄

- 第一章 一個上海化的女子
- 第二章 好似天國樂園裏的夏娃
- 第三章 沒與一齊來
- 第四章 貞操
- 第五章 爲郎憔悴却羞郎
- 第六章 薄命甘作妾
- 第七章 都市之花
- 第八章 有夫之婦
- 第九章 情人成了眷屬

# 海上春夢

許嘯天著

## 第一章 一個上海化的女子

△胡姨姨軋拼頭掙得身好穿戴

△汽車裡的少年

△丈夫一個月的薪水妻子一天的賭本

劉迪生在浦東一家紗廠裡，當了一名書記，一個月賺着六十地銀元，拿回家去，妻子衣食之資，兒女教養之費，都看在這一碗水裡，上海地方，人口越住越多，那房價食物，越長越大，劉迪生帶着家眷，往在新闢地方，租看一樓一庇的房子，已經覺得拮据不堪，他每天早晨七點鐘在黃浦江邊擺渡過江，下午五點時候，又在浦東爛泥渡地方擺渡回來，每天來去，無論下雨下雪，從不肯多化一個

車錢，到了月底，販房裡送出六十塊錢來，他總是原封不動的拿回家去，雙手捧給他夫人，他夫人顧氏，常常在他耳根子邊絮舌，不是說要首飾，便是說要衣裳，又說東家姓胡的姊姊，新近軋了一個拼頭，掙得一身好穿戴，西家姓朱的嫂嫂，前幾天打一百塊底的麻雀，贏了兩底，買得一房間好傢伙，迪生聽不過去，才說得一聲我們是經紀人家，顧氏便把眼珠子一斜，滿臉露出嬌嗔說道，嫁了你这窮鬼，害我一世不得抬頭，迪生聽了話不投機，也祇得嘆一口氣，出門到浦東去了，從早到晚，公事已畢，他獨行蹣跚的走出廠門，走到渡頭，那一片斜陽照着水面，射出萬道金光來，祇見對江的上海碼頭，煙霧蔽天，人聲鼎沸，好一個繁華地方，迪生自言自語的說道，上海上海，你真是個萬惡的魔窟，正說着，耳邊祇聽得有人喚劉先生，抬頭一看，原來是搖擺渡船的張老老，這個張老老，在黃浦江面搖擺渡船，已經三十多年了，他長着一頭雪也似的頭髮，便是代表他有六

十四歲的年紀了，劉迪生每日回家總坐着他的擺渡船，他兩人社會的階級雖不同，但是他們認識也有六七年了，迪生生成一個敬老憐貧的脾氣，見了張老老，有一搭沒一搭的和他攀談，張老老是從大生長在上海的，那前朝後代的故事，都在他老肚子裡，他老人家雖然說是下等人，見十却是很高的，這時船到江心，那江面上來々往往的大小輪船，好似織機上的梭子，攪得黃澄澄的江水掀波作浪，擺渡船正搖入旋渦裡，依面船尾高起，忽而船唇低陷，張老老用盡平生的氣力，才把方向托住，搖不下幾橈，祇聽得嗚々幾聲，一隻小火輪，又從橫裡直衝過來，那隻擺渡船，祇在江心裡國啣々の打着旋兒，迪生着他年老可憐，便說道，你這樣年紀，家裡有兒有女，樂得坐在家裡，享幾年老福，何必再衝風冒雪，做這江湖上的生涯呢，張老老說道，空閑是做人的大罪，你看那大都市許多男盜女娼的事體，都時從空閑兩字裡發生出來的，那男人若不得空閑，也不去遊逛，爲，女人

若不得空閑，也不去尋姊妹賭錢了。女人一軋姊妹淘，便弄戲吃大不賭錢坐汽車模樣都做出來，後來胆子愈鬧愈大，再加有壞女人從中勾引，便瞞着男人軋井顯上臺基。他們有一句自騙自的口頭禪說道，正經不賣錢，他們一睜眼祇認錢，愈是空閑，愈是耍軋姊妹淘，愈是耍軋姊妹淘，愈是要化錢，愈是要化錢，愈是要想法子弄錢，到後來一場糊塗，弄得身敗名裂，一個々引在萬丈西海裡去，那男人當初因為空閑，便去遊逛胡為，後來却因為這遊逛胡為，便不得空閑了，但是那遊逛胡為的勾當，是要拿金錢去換的，金錢是要拿時間去換來的，他們的時間既送往女人身上，還有什麼時間再去掉換金錢，他愈是沒有時間去掉換金錢，愈是要想法子拿金錢來在女人跟前裝幌子，愈裝幌子愈沒有金錢，弄到末了才使那遊逛胡為的男人流為強盜，乞丐的地步，所以我的家教，便徐大許空閑四個字，我家裡有兩個兒子，兩個媳婦，三個孫子，個個不許他空閑，種地的種



地，織布的織布，讀書的讀書，便是我這樣大的年紀，我自己也不許自己空閒，年老的人要做一個榜樣給年輕的人看，論到我家裏的光景，也有四五千塊現錢，三十多畝地，在川沙鄉下地方，蓋着幾間茅屋，不是我倚老賣老，上然那班花天酒地的滑頭闊少，他家裏的景況，也許有幾個趕我不上呢，上海人有一句俗話，叫做身上着得綳被，屋裡沒有夜飯米，這種人多得很呢。她生聽張老老說得有趣，這船已傍岸，他暫時不上岸去。拉着張老老倆人在斜陽影裡並肩坐在船頭上，談起天來，迪生問道，你家裡的產業，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張老老說道，說來話長，當初我的祖父，在上海浦地方，買下幾畝田，蓋着幾間茅屋，她生問下海浦是什麼地方，張老老說道，上海浦便是如今虹口楊樹浦地方，到道光二十四年，劃入美國租界，我祖父便把田地房屋賣去，拿了幾個錢，搬到川沙鄉下地方去住着，如今眼睛一閉，又是六七十年了，張老老說到這裏，看看天色已是昏黑

，說道時候不早了我們明天再會吧，迪生也說了一聲再會，走上岸去，轉進英租界大馬路，看看萬家燈火，好似一條火龍，走到拋球場裏四又路口，耳中陣聽得一聲很慘的聲音，接着一羣人蓋擁到馬路中心去圍着看着，迪生也上去看時，原來一個老頭兒，被一輛汽車撞倒了，軋斷了臂膀，頓時暈死在地上，那臂膀上的血流個不住，迪生看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接着來了兩三個巡捕，把閑人趕開，那汽車裡走下一個少年兒來，他見了地下死去的老頭子，臉上一點兒也不動聲色，對那紅頭巡捕噤哩咕魯的說了幾句外國話，打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來，在上面簽了一個字，跳上汽車，依舊和車廂裡的一個紅粉佳人說笑笑，長揚去了，那地下躺着的老頭兒，由巡捕喚了一輛人力車，押着送到醫院裏去，性命怎麼樣，也沒有人知道，當時那班閑看的人，被州捕趕走了，迪生也夾在裡面，聽他們談論着說道，這才叫做不平等呢，一樣一個人，一個安安逸逸的坐在金碧輝煌的

汽車裡，還嫌走得不快，在馬路上橫衝直撞的拿窮人的性命當兒戲，有時到了電車站頭，電車上的搭客，上々下々正擁擠不開，那開汽車的明知道前面有人，他更不管三七二十一，直衝過來，嚇得那電車上下來的人躲避不及，那坐汽車的人安坐在車廂裡，看路上人那種慌張的神色，還在那裡冷笑呢。若說那坐汽車的人，個々有正經緊急的事體，倒也罷了，偏々那坐汽車的，倒有一大半是無事忙，不是去看戲吃大菜，便是去遊龍華兜圈子，這種人在社會上謊騙幾個錢在外面亂化，正是社會上的蛙蟲，反不如在馬路上走着的人，十個裡面倒有七八個是爲衣食正經事業出來的呢。迪生聽他們說到這裏，也不禁嘆了一口氣，不知不覺已經走到家門口，上前去打門，打了半天，不見有人來開門，迪生祇得直着嗓子喊娘姨，喊了半天，他女兒三寶出來開門，迪生走到樓上，祇看見他八歲的兒子，爬在棹子上擺七巧板兒，一盞烏淒淒的煤油燈，照着滿屋子暗吞吞的，房裏的棹椅

弄得七斜八歪，那箱籠狀舖上，落亂三千的堆着許多衣服。迪生一眼看去，祇見椅子上圍着一件閃緞的灰鼠女襖，迪生嘆着氣說道，好好的一件衣服，在這裡堆灰，忙上去意要替他摺疊整齊。提音領口拿起來一看，只見太襟上一大灘油漬，把個迪生氣得丟下衣服，回轉身去，坐在狀沿上發怔，他想着這一件灰鼠女襖，才做了不上半個月，已經狼狽得這個樣子，迪生肚子裡正沒好氣，忽聽他兒子愛兒喚着爸爸道，我肚子餓了，要吃飯了，一句話提醒了迪生，便問你娘和娘姨到什麼地方去了，三寶聽父親問他，便說道，娘和娘姨到徐家阿姨家裡，打牌去了，聽說打完了牌，還要到新世界吃大菜去呢，三寶話不曾說完，愛兒又裏起肝子餓來，迪生一陣子煩惱，忍不住喝了一聲，那愛兒便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他姊姊忙哄着他，又從箱櫥裡掏出一包餅乾來，大家吃了，聊充飢腸，看看鐘上短針已指在十二點上，迪生打發三寶愛兒去睡，迪生也和衣胡亂向床上一倒，正要入已

，忽聽得街外汽車鳴了幾聲，接着有人把大門打得應天價響。迪生從夢裡驚醒過來，跌跌衝衝走下樓去。開着大門，祇見他妻子顧氏，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娘姨，那顧氏一進門，便向迪生要兩塊錢。迪生問他做什麼用，他說我坐着徐家姊姊的汽車回來的，如今汽車停在弄外，我不能白坐他家的汽車，我今天帶出去一其三十二塊錢，統統打撲克輸完了。如今我要給汽車夫阿狗兩塊錢酒錢，你快拿出來。迪生聽了，繃着眉頭說道，你既然錢輸完了，何必一定要坐汽車，便是坐別人的汽車，也不用給車夫這許多錢，我的錢你是知道的，一個月六十塊錢的薪俸，如數交給你，那裡還有什麼零錢，迪生話還不曾說完，顧氏忽然把俏眼兒一橫，嬌聲喝道，你說什麼，迪生想想，半夜三更，免得驚動鄰舍，便在袋子裡掏出兩塊錢來，交給娘姨拿出去給阿狗，可憐他袋子裡的錢，還是昨天漢口一個朋友寄來託他在上海買東西賸的呢。顧氏那裡知道他的苦楚，睡

在床上，還是唧唧咕咕的纏擾不休，迪生閉着眼睛不去理他，到了第二天一早，越顧氏睡着不曾醒來，他便溜出門去，擺渡到浦東去了，他一夜不曾好睡，坐在寫字間裡，那身體東搖西恍的打磕銃，恍恍惚惚他身體到一個所在祇見好闊大的街市，道平如砥，那路上男男女女各人手裡提着皮包，匆匆忙忙的跑來跑去，好似男女都有職業的，慢慢的走到一座大鐵柵門口，一帶圍牆，裏面綠草如茵，樓閣峨嵋，男男女女在草地上打球的打球，說笑的說笑，迪生不知不覺也夾在衆人裏而玩笑，有幾個女人，長得纖腰長身，跑來跑去，又和氣又活潑，那眉眼之間，自有一種獨立豪爽的氣概，迪生正和一個女人說着話，忽然聽得屋子裡一陣鐘響，大家手拉手兒進去吃飯，飯吃了完，各人回到自己屋子裡去休息一回，那屋子收拾得窗明几淨，耳中祇聽得鳥語琴聲，迪生心裡，我離了這煩惱的家庭，來到這男女獨立的自由世界裡，真是要感謝上帝，想到這裏，祇見那房門開處，

露出一張秀眉俊眼的臉兒來，嬌聲問道，到時候了，你還不去辦公事嗎，這一位女士，原來是和迪生最要好的朋友，名叫蘇麗玉，每日和他在一家公司裡辦事，兩人結着伴兒，同進同出，真是形影相隨，情同魚水，蘇女士的房間，却巧在迪生的房間對面，一個是十八號，一個是四十號，當時迪生聽蘇女士呼喚，忙在書棹下拿了皮包，跟在蘇女士後面，正要走出房去，忽覺有人伸手拉他的肩膀，他醒過來睜眼一看，原來是一場好夢，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章 好似天國樂園裏的夏娃

△紗廠辦公室裡的女客

△川紗鎮上的上會

△第一次見珍姑娘

迪生正在夢中得意的時候，忽然一個聽差名叫阿保的，走進辦公室裏來，把他推醒，低低的對他說道，外面有一個女人，說要找劉先生說話，迪生聽了，滿肚子狐疑，站起身來，走出辦公室，慢慢的走到會客間裡，一看，不由他臉上變了顏色，心裏氣得亂跳，兩隻手冰冷，素索的亂抖，原來那女人不是別個，正是他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妻子顧氏，看他雲鬢蓬鬆，柳眉倒豎，他也不顧丈夫的臉面，傍人的耳目，擎着玉掌兒在棹上拍得應天價響，嘴裡嬌聲喊道，你好你好，你也



不想想我懷裏一個錢也沒有得使，叫我今天怎麼過去，你打量溜到廠裡來避開我便罷了麼，你便走到天邊去，老娘也能找上門來的，如今閑話少說，快拿三十塊來今天吳姊姊做生日，我是一定要去的，他那裡都是有錢的姊妹，只有我是一個窮鬼這三十塊錢，又起一百塊底的麻雀來，還不夠打三副牌呢，迪生聽他絮絮紛紛說個不滿意快快打發他回去，便回進辨事房裏，悄悄的向他的同事借了五塊錢，重復回到客廳裏，交給顧氏，誰知那顧氏連眼眼也不覷，一掉手忽啦一聲，那五塊銀元，在客廳的地板上湖地裏滾着，隔壁辨事房裏十幾個職員，正平心靜氣的伏在寫字檯上寫算，這一聲響，把他們一齊嚇了一跳，有幾個便走出辨事房來，站在會客廳門外，覷着眼向裡窺着，迪生氣得兩手冰冷，忍着氣走出客廳來，一不留神，和他一位同事名叫葉崇文的，闖了一個滿懷，他們個個涎嘴對他笑，羞得他滿臉通紅，那葉崇文和迪生，是最要好的朋友，當下看也如此為難，

便從身傍掏出三張五元鈔票來，交給迪生，迪生拿着，回進客廳裏去，拾起地上的五塊銀元來一并交給顧氏，又說了許多好話，才細一個潑辣貨送出去，這裏迪生回進辦事房裡，對葉崇文嘆了一口氣說道，真是不知道那一世結下的冤家，我每月六十塊錢，拿回家去，他便一齊揣在懷裡，家用也不管，連日連夜的跟着姊妹淘玩去，多則半個月少則八九天，袋子裏便空空如也，鬧下一屁股零碎債，要我去替他收拾，那後半個月，便天天鬧飢荒，逼着我東施西借，這紗廠裡幾位同事朋友，五塊十塊，沒有一個不惜到唉，這樣的家庭，有什麼趣味，迪生說到這裡，葉崇文忙用奸言安慰，一回兒大家低頭辦事，直到下午五點鐘時候，葉崇文拉着迪生渡過江來，兩人一齊走進一座酒樓，借杯酒澆胸中塊壘，直吃到黃昏人靜，迪生醉醺醺的回到家裡，向床上一倒，也不問他妻子在天南地北，呼呼的睡到天亮，睜眼看時，半床空洞洞的，那顧氏竟統夜不曾回家，迪生氣出肚皮外，

也不去找尋他，到了第二天，迪生從廠裡回來，那顧氏正睡在床上，做甚的好處，剛到上燈時候，才起來梳洗，一邊洗着臉，一邊信口開河的說些張家長李家短的事體，迪生也無心去聽他，他梳洗完了，便又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說和徐和嫂々約定到天蟾舞臺聽戲去，迪生知道攔阻也是無用，便聽他出門去，誰知他竟又是一夜不回家來，從此以後，他胆子愈鬧愈大，有時回家來過夜，有時便接連幾天不回家來，回家來的時候，他不是說在某姊々家打了一通宵的牌，便是說和某嫂々去看戲吃大菜，夜深了不及回家來，迪生也不迫究他，反求之不得，也不在家裏，樂得跟前清靜，說也奇怪，顧氏自從在外邊過夜以後，他手頭銀錢，便寬裕起來，也不再向他文夫要錢了，迪生心裏明白，只是嘴裡說不出的苦，從此以後，把個家庭認做地獄，把他的妻子認做夜叉，每天回家去，遠遠的看見豕門那脚下便懶洋洋起來，一步慢似一步，肚子裡一肚子的悶氣，每天渡江來，不是

去找幾個朋友談話消遣，便是在路上延挨着。回到家裡，總在黃昏人靜的時候，他走進房裡，一納頭便睡，獨可憐這三寶愛兒兩個孩子，在家裡挨凍受餓。迪生看任眼裡，也覺傷心，第二天是禮拜六，迪生和葉崇文坐着張老老的船，渡過江來，張老老說明天沙川地方有大會，再三邀迪生到他家裡去看會，葉崇文也在一旁攛掇着，迪生答應了，約定明天一早坐小火輪到張老老家裏去，到了第二天一早，迪生從床上起來，那顧氏正睡在被窩裡做他的好夢，他昨夜兩點鐘才回家來，所以現在這樣好睡，迪生也不去探他，走出房來，再三寶愛兒拉住了他父親說道，今天禮拜日，爹爹莫要出去，在家裏陪伴我們，天天把我兩人關在家裏，悶得心慌，迪生聽他說得可憐，便喚娘姨替兩個孩子打扮起來，帶着他出門去，到了輪船碼頭，那張老老和葉崇文兩人，早已候着，停了一回，小火輪斜穿着黃浦江，向會南角裏駛去，到了沙川地方，走過七里橋，遠遠望去，只見人山人海，

幾乎要擠破了那矮屋低簷，張老老說道，時候早呢，他帮着抱住愛兒，迪生一手拉住了三寶，跟着他灣灣曲曲走去，到了張老老家裡，雖說是竹籬芳舍，在久住在上海的人眼裡看了，覺得胸腹清涼，好似神仙境界一般，他三人穿過菜園，走進一間小小客堂裏，紙窗木屋，十分清潔，張老老進去喚他兒子孫子出來見客，又把三寶愛兒拉進裏屋兒去，他媳婦女兒捧着，拿餅兒糖兒哄他，迪生和張老老的兒子們，高談鄉下人的風景兒，談得津津有味，早把他一肚子的煩惱，拋棄在九霄雲外，一回兒擺上飯來，殺雞煮黍，另有一種田家的風味，吃過了飯，一塊兒到鎮上去看會，那一座一坐的檯閣人物，也不必細說，到會過人散，正是夕照銜由的時候，葉崇文要告辭回去，張老老怎麼肯依，死拉住不放，迪生是傷心人別有懷抱，樂得在這清靜地方多住一宵，他那愛兒，到張老老家裡，不上半天，却已和張老老的外甥女兒名喚珍姑的厮混熟了，說起這珍姑，雖是鄉下女子，人

也長得眉清目秀，白淨可人，今年十九歲，是張老老小妹妹的女兒。他母親只生下這個女兒，父親早已去世，守着幾十畝舊田，拿珍姑當做夜明珠一般看待，真是捏在手裡怕捏殺，含在嘴裡怕燙煞，滿意要給他找一家清高的婆家，無奈還有錢的，滿眼勢利，人家瞧不起他，若說嫁到鄉下人家去做媳婦，不免要種田爬地，他又瞧不起人家，因此就攔到如今。還不曾說定人家，他家住在川沙東鄉的土橋頭，今天因為鎮上有會，他娘舅張老老，便在出會的前一天，把珍姑去接到家裡來看會，說起這珍姑的性格兒，又是最和順不過的，他最愛帶小孩兒做伴兒，如今見了這三寶和愛兒兩個有趣的孩兒，便一天到夜哄着他玩，便是愛兒也一隻小手拉住了珍姑的裙角兒，跟定了不放手，這一天夜裡，張老老留着迪生和葉崇文兩人在草堂裡權宿一宵，他們三個人在燈下吃酒，張老老便指手劃腳的說些鄉下故事，迪生擎着酒杯，喝着聽着，回過頭來向屋子四周一看，說道，可惜這草堂

上少幾幅字畫，張老老聽了，便忙追問劉先生可能寫字畫，葉崇文在一傍贊着說劉先生不但會寫，又是會畫，張老老聽了，站起來，連連向迪生打恭，求他寫一幅字畫，迪生肚子裡有了酒，也便高興起來，便叫快收拾碗筷，張老老去找出兩張粗紙來，迪生看看，只有墨沒有筆，他便要了一團棉花蘸着墨寫了一副看雲拽杖高歌去賞兩傾囊大醉歸七言的對聯，又拿指兒蘸着墨，畫了一幅墨梅，看看夜已深了，張老老便安排牀舖，請他二人安置，三寶跟着珍姑睡下，愛兒跟着張老老的大女兒睡下，迪生是有心事的人，他夫人在外面放浪形骸，那種藏頭露尾的景，照在他眼睛裡，胸中如何不氣，只因寒素家庭，求得眼前太平，便也裝聾做啞，事事由他，如今他在張老老家裡做客，靜夜單衾，不免想起了心事，他想世界上的男女，爲什麼一定要做夫妻，既做了夫妻，也不過和結識了一個朋友一般罷了，爲什麼一定要死守在一塊兒，作女人的，爲什麼不去找一點職業作作，

一生的生活問題，全靠丈夫，教丈夫的辛苦到萬分，那做妻子的總是一個不舒

服，他覺得不舒服，便要自由行動了，那不正常的行動，便連帶着名譽關係，最

不通的，女人的名譽，也要男人共同負責，女人若妍識了野男人，那做丈夫的便

裝了烏龜的恍子，若沒有夫妻制度，便沒有名譽關係譬如妓女，今天伴着張三睡

覺，明天又伴着李四吃酒，妓女的名譽雖不好與，這張三李四却沒有什麼關係，

再不然，男人既要共同擔負女人的名譽關係，也得要娶一個情投意合你憐我惜的

媳婦兒，兩口兒滋滋味々の過日子，像我迪生，前世裏不知道造下了什麼孽，今

世亂圍亂扯的和那冤家碰住一塊兒，照他這樣子一天一天的放蕩中去，難免有不

才的事體做出來，我若趁早和他離婚呢，雖說是法律所許可的，但是良心上未免

受了污點，一個人良心上受了污點，却和女人失了節的一般，做女人的失過了一

次節以後，他一點羞恥心慢慢的銷滅了，從此第二次第三次，露柳墻花，任人攀



折，在他自己反自命爲風流女子，真是一落千丈，不可救藥，所以夫妻之間，若輕易提起了離婚訴訟，習慣便養成自然，家庭之間，使永遠沒有安寧的日子了，但是像我和他，若不離婚，却如何是好呢，迪生想到這裡，肚子裡一陣煩悶，一翻身從牀上坐了起來，大有書空咄咄的神氣，一看那窗外一縷晨光，從底簷下面射了進來，耳朵裡只聽得一陣一陣小鳥碎語的聲音，引動了他的心懷，悄悄的走下地來，開着房門出去，在院子裏踱着，鼻管裡吹進一股清氣，夾着菜花的香味，都可以開人的董胃，抬起頭來一看，天的東角上，一片彩雲下面，露出一抹翡翠般顏色的天空來，迪生默想到上海那班沉酒酒色的俗物，這時候正葬身在一片污濁裏面，做夢也想不到世界上，這樣的清趣，他正想得入神，忽然模模糊糊的看見面那籬根邊有一樣白色的東西，在那裡，恍一恍的動着，這時候天上罩着一層黑沉沉的光兒，爾不十分看得清楚，迪生便悄悄的走近去察看，兩邊離開三四

丈的地位，便看得清切，原來那白色的東西，不是別人，正是那張老老的外甥女兒珍姑，看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裏衣，雪也似的脖子上襯着一縷漆黑的散髮，被晚風吹得一絲一絲的飄動着，他掠起了袖子，露出兩條白玉似的臂膀，在那裏採花朵兒，這時候天已大亮，珍姑站在花蔭底下，好似當初天國樂園裡的夏娃，好一潔淨無瑕的女孩兒，迪生心裡一動，意要上前去招呼，回心一想，孩子兒大都是怕羞的，他一個人玩得好好的，我也何必去驚動他，他三想着，得見一個孩子從西院子裡一縱一跳的出來，跑到珍姑跟前嘴裏底底的喚着阿姨，這孩兒不是別人，正是迪生的兒子愛兒，原來愛兒是跟着珍姑睡的，他一忽醒來，不見了珍姑，自己摸索着出來，珍姑見了愛兒，便抱着他一手替他理頭髮替他戴上花朵兒，兩人嘴裡唧哩咕魯的有說有笑，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分解，

### 第三章 沒興一齊來

△妖形怪狀的顧氏

△一羣狗男女圍坐打撲克

△劉迪生酒醉受辱

迪生看了珍姑和愛兒那一種親愛的情形，不覺感觸了自己的心事，他想可憐這個愛兒，獨缺少了這樣一個親愛的母親，若顧氏有和珍姑一般的賢惠，我劉迪生天倫之樂，便也不淺，想到這裡，他不知不覺嘆了一聲氣，把珍姑和愛兒兩人一齊嚇了一跳，到底小孩了，跟快，他一眼見他的父親站在一株桑樹跟前，便一手拉住了珍姑，走上前來，嘴裡揚着爸爸，一手又拉住了迪生的手，把個珍姑羞得粉飾兒上起了一朵紅雲，急要奪手走開，却被愛兒死死的拉住，迪生見了珍姑，也無話可說，只向他說了一句多謝姑娘費心照看我的孩兒，珍姑才抬起頭來笑盈盈的說了

一句先生太客氣了，話不曾說完，那張老老和葉崇文兩人走出院子來找生迪，珍姑便一牽手一溜煙的逃到西院子裡去，愛兒也追着進去，這裡迪生跟着張老老走進屋子裡，洗面吃粥，不必細說，崇文看看時候不早，催着迪生回去，迪生便把三寶愛兒兩個孩子喚了出來，誰知愛兒聽說要回家去了，便死抱住珍姑的頸子不放，哭着揚着，不肯回去，張老老在一傍也再三說把愛兒留下玩幾天去，迪生想愛兒回家，也沒有人照看他，他也悶得可憐，到不如把他寄在張老老家裏，這個鄉下地方，倒可以得點自由空氣，那珍姑又很歡喜他，倒比在他母親跟前放心十倍，當下便重託了張老老，請他照着愛兒，又托他把三寶先送回家去，約己和葉岸文兩人搭着小火輪到浦東紗場裏辦公事去了，一天光陰，容易過去，迪生渡江回家，才走進院子，只見棹椅箱籠，堆滿了一天井，四五個脚夫，七手八脚的正在那裏扛抬物件，可憐三寶十二歲的孩兒，有多大氣力，看他紫漲着一張臉兒，

在那裡幫着搬家伙，迪生一眼望去，見他的夫人，高高的坐在棹面上，捧着一個鴨肫乾，滿嘴大爵，一邊指手畫腳的在那裏指揮衆人，見迪生來了，便滿面堆下笑來，迎上前去手拉手兒說道，你好，怎麼昨天夜裏丟我冷清清的一個人在家裏好不害怕，你現在倒也有回來的時候，我可不依你呢說着，一隻臂兒挽住迪生的頸子，那身體便如紐股糖兒似的緊貼在迪生身上，迪生六七年來，不曾領略他夫人這一種溫柔手段了，倒有點受寵若驚，當時不禁滿身打起冷戰來，那班脚夫見顧氏這一種妖怪形狀人人在背後裝鬼臉，迪生却放下臉來，問了一聲，好好的爲什麼要搬家，顧氏聽了，把博子一歪，說道，說起搬家，你還要謝謝我呢，現在上海的房價，一天貴似一天，你一個月共總賺了六十塊錢，也不够我在外面三天的應酬，虧得我有一個結拜姊姊，黃四小姐，他家裏租着七上七下的大宅院，夫妻兩人住着空落落的，他家少爺在輪船上當買辦，一個月倒有半個月不在家裡的

，四小姐知道我家窮，便邀我去和他一塊兒住，不用我化半個錢的房租，又省得我天天跑來跑去，省却多少車錢，你常常埋怨我不守在家裡，如今我搬到黃家阿姊家去，可真是不再到外邊去了，他一張小嘴，唧唧咕咕的說得天花亂墜，迪生也無心去細聽他，只冷冷的說道，我家雖窮，也決不到寄人籬下的地步，至於你不慣守任家裡，我如今也聽你自由，不再來干涉你了，誰知顧氏聽了這兩句話，便敲拍拍案的大哭起來，說你這個窮鬼，不識好人心，英英皇皇的哭得很響，招引得左隣右舍都跑來站在大門圍着看着，迪生怕丟臉，便說了一句依你，轉身走上樓去，躺在腰椅上生氣，這裏顧氏見丈夫依他，便又住了哭，指揮腳夫搬運器具，直鬧到上燈，家夥還不曾搬盡，當夜一宿無話，到了第二天一早，迪生起來，問明了他新房子的地名號數，自管自到廠裡去辦事，傍晚回來，便依着顧氏告訴他的地名，找到愛文義路德輝里，一看，果然一所好去處，里中只有八個大墻

門，都是高垣石級，漆黑兩扇大門，配着金光閃爍的兩個大銅環，好不氣概，把個迪生儘站在門外發怔，不敢上前去打門，他在弄裏走來走去，延挨了半天，忽然呀的一聲，一扇大門開了一條縫，走出一個娘姨來，迪生抬頭看時，原來便是自己的娘姨，那娘姨見了迪生，忙招呼他進去，一走進門裡，只見院子裡一字兒停着五六輛包車，客堂裡正唱着范少山的皮簧，絲竹聲裡，夾着一片鶯聲燕語，圍着十幾個珠光粉氣的時髦婦女，這娘姨走進去，高叫一聲少爺來了，那顧氏便在人堆裡抽身出來，一把拉住了迪生的袖子，走進去，穿過客堂，那班女人，個個眼光射在迪生臉上，迪生嚇得低着頭，跟着顧氏一直走到西面的學樓上，一看，一間很寬暢的統廠房，裡裡外外，擺滿了嶄新的西洋加火，顧氏一屁股在銅床上坐下，迪生認作是別人的房間，轉身要走，一眼見三寶從裡屋跑出來，拉住他父親的衣角進去，迪生問這是誰的房間，顧氏混着咀一笑，把纖指在胸前一按，

說道：不客氣，是我的房間，迪生又問這許多加火打什麼地方來的，顧氏說道是我拿錢去買來的，又問你的錢是什麼地方來的，他說是借來的，迪生聽到這裡，由不得嚇了一跳，忙問借了多少錢，將來此我拿什麼去還，顧氏不慌不忙的說道，我向黃姊姊借了一千塊錢，說定一年歸還，迪生聽了，睜大了眼睛，說不出話來，顧氏又把纖指一豎，指上發出光來說道，我還借着一隻鑽石戒指呢，迪生連連嘆着氣說道：毀了毀了，顧氏把下嘴唇一撇，冷笑一聲說道，你不用這樣着急這一點點數目，我也還得起，迪生正要問他打什麼地方來的錢，忽聽房門外唧唧咕咕一陣子笑的聲音，接着五，六個花枝招展似的女人擁進房來，當頭一個女人穿着，一身閃緞的裙襖，頭上插滿了珠玉，眉花眼笑的走上前來，向迪生行了一個禮，說道，恭喜，恭喜，我和你家姊姊，和自己的姊姊一般，如今我我住在一塊兒，常常可以作伴，我們少爺吃輪船上的飯，一個月裡倒有半個月不在家裡，



若大一所房子，沒有一個男人，叫奴一個人在家好不害怕，如今好了，有劉先生在這裏，好似我家少爺在家裡一般，諸事有一個照應，那女人說着，把眼珠子一溜，拿手帕掩着嘴，吃吃的笑起來，嚇得迪生頭也不敢抬，只是是是答應着，照他的口氣聽來，那女人一定是黃四小姐了，待到迪生抬起頭來看時，不覺發了一怔，原來那四小姐不是別人，便是那天在大馬路和一個少年兒同坐汽車軌壞了老頭老兒的那個紅粉佳人，看他那種打扮舉動，決不是正經路道，便是別的女人，也個個都是騷形怪狀，顧氏和這班淫娃蕩婦作伴，也便可想而知了，迪生一肚子說不出的掩飾氣，誰知他們已經團々塵定，打起撲克來了，鶯囀燕啞，夾着一陣陣粉花香氣，好不熱鬧，停了一回，便見有打扮得和相公一般的男子，一個一個的溜進房來，站在背後，看着說笑着，那班女人見了這幾個男子，越法骨頭輕了，這個溜一眼那個抹一下，嘴裏姊夫妹夫的亂叫，那黃四小姐手裏手着一副牌，

常常送到迪生面前來，給他看，和他商量，怎樣進牌，怎樣加錢，把個迪生弄得座立不安，四小姐起初還稱呼他劉先生，後來慢慢的改口喚他姊夫了，忽爾又改口喚他哥哥了，把個迪生臊得存身不住，站起身來，溜出房去正要走出房門，只見一個少年兒擦了一臉雪花粉，漆黑的頭髮，剪得溜齊，披在博子後面，他妻子顧氏，正和那人說笑着，迪生看了，便停住脚步，意欲座在房裏監督他們，後來回心一想，這是自討煩惱，又何苦來，弟硬一硬頭皮走下樓走出大門去，這時已是萬家壁火，處處樓台處處歎管的時候，迪生低着頭信步所至，不覺到了一家酒店門口，迪生走進去，占着一個坐兒，酒保打上酒來，他也不用淺酌低斟，提起酒壺，直着桑子，便灌了一肚子酒，一壺不了，又是一壺，一連灌了七八壺，迪酒量雖好，怎麼禁得隊這樣狂喝痛飲，不消多時，早已燭醉如泥，一個頭暈，他便伏在橫上睡着了，酒保上前橫推豎拽，他總是不醒，看看燈闌人散，馬路上的

店舖，家家打羊，那酒店也上了牌門，酒保上前，拉住迪生亂搖亂推，迪生一個惡心，那肚子裏的酒，直擁上嗓子口，打開牙關，直冒出來，噴得酒保一臉一身，酒保一腔怒氣，把迪生一推，便倒在地下，伸手在他衣袋子裡一摸，竟沒有一文錢，酒店佳掌櫃的，喝叫把他身上袍子剝下，推出街心，交給巡捕，巡捕伸出巨靈掌，向他頭上一把抓住，橫托豎拽的捉進巡捕房去，可惜迪生好好一個斯文之輩，只因被那不賢的妻子，逼得家裡存身不住，走到外面來，吃這個大虧，到了第二天，轉解公堂，此時迪生早已酒醒，肚子裡又羞又憤，堂上判決下來，罰他十元錢，取保釋放。迪生寫了一張字條兒給葉崇文，葉崇文帶了銀錢，趕到公堂裏，把迪生保領出來，葉崇文問他何以狼狽至此，迪生只嘆了一口氣，一句話也不說，要送他回家去，他抵死也不肯回去，葉崇文邀他到自已家裏去養息幾天，迪生咬着牙齒說道，我今生今世，不願再見上海的了，倒把個葉崇文弄得左右

爲難，他自己又是每天要進紗廠裡去的人，如何有工夫去陪伴照看他，他拉着迪生站在馬路傍，發了一回怔，忽然有了主意，對迪生說道，我送你送到張老老家裡去住幾天可好，迪生點點頭兒，當下他兩人走到浦江邊，找到了張老老，葉巢文把迪生這一番情形說了，張老老滿口答應，把迪生拉下船，在黃浦江裡慢慢的搖着，搖到沙川地方，已是正午時候，迪生跟着走到張老老家門，推進離門，一眼便見他兒子愛兒，跟着珍姑在菜園裏，一縱一跳的游玩，他一回頭見自己的父親忙搶上前來，爬在迪生懷裡，嘴裡喊着爸爸，迪生見這孤苦零丁的孩子，不覺動了天倫之感，眼圈子裡忍不住掉下淚來，愛兒見他父親落淚，也不知爲的是什麼，便伸着小手，替他父親抹去眼淚，迪生一眼見珍姑遠遠的含笑站着，便上去招呼，又謝謝他看管愛兒，珍姑只是笑盈盈的說不出話來，張老老領迪生走進堂裡，只見裡外靜悄悄的，原來張老老一家男女老小，這時正忙着種地的種地，

紡紗的紡紗，小孩子也在村塾唸書，祇留下愛兒和珍姑做着伴兒游玩，直到暮色蒼茫，那田裡的也回來了，房裡的也出來了，一家人團團圍圍在院子裡大樹下面，說說家常的話兒，生迪在一傍看了，好不羨慕，誰知迪生到了張老老家裡，便病起酒來了，他醉壞了肚子，又在巡捕房裏受了一夜風寒，嘔了一肚子氣，起初還是懶懶的不思飲食，後來索興發起天寒大熱來，終日大叫大喊，米水不進。葉崇文常常拿些衣物銀錢來看望他。又找了一個醫生，替他醫治，這其間多虧了一個珍姑，珍姑原是張老老邀他來看會的，會過以後，他貪着和愛兒玩，他母親幾次來接他回去，張老老和他的兒子媳婦一適派住他，如今他見迪生病到這樣子，又聽葉崇文和張老老常常說他的生世，至底女孩兒家心熱，他這時竟以保護愛兒照看病入自任，天天替迪生煎藥煎茶，只是避着嫌疑，不會走進迪生的房裡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章 貞操

△一個多情的清白女兒

△珍了頭結你做了妹妹罷

△妻子自由借債氣死窮丈夫

愛兒年紀雖祇有八歲，却很知道孝順父親，他父親病在床上，他便陪伴在床前，珍姑採幾個瓜果給他，他坐在矮橙上吃着玩着，有時珍姑煎好一碗藥，送到房門口，向愛兒點點頭，愛兒見了，便出來接着送進房去，遞給他父親吃下，回過身來，拉着珍姑的手，要他走進房去，和他一塊兒玩耍，珍姑搖搖頭不肯進去，這時家裡靜悄悄的，男的在田裡忙着種地，女的在房裡忙着做活，直到日光斜照在樹梢頭，那張老老才背着板漿回家來，放下家伙，便走到房裏去看望迪生，前幾天迪生病得不省人事，張老老和他說話，珍姑在娘在背地裡照顧他，他一點兒也

不消道，過了幾天，漸漸的清醒過來，一早一晚，有張老老和他的兒子陪着他說話兒，在白天祇有愛兒坐在他牀前，呀呀身呀的說着話兒，有時珍姑站在房門外，間可要茶嗎，可要水嗎，迪生心裡萬分感激，只因珍姑靚々典々的，他也不好說什麼，只說了一句多謝姑娘，迪生看看，病中闲着無事，便託張老老去替他買些紙筆來，精神清爽的時候，教他兒子識字寫字消遣，誰知珍姑却也很愛讀書的，只因在鄉間沒有人教授他，那天見迪生醉中寫了一副對聯，他心裡十分羨慕，從此一寸芳心，便傾向在迪生身上，從來說的，佳人愛才子，巨眼識致塵，珍姑一個鄉間女兒，雖算不得是佳人，但是，他真靜聰明，也可算得一個清白女兒，比到那旖綺羅纏體朝々陌上的富家，蕩婦人格要高到萬倍呢，從來襟懷清白的男女見了字畫沒有不愛的，珍姑那天看迪生在對聯上寫了十四個字，一轉背，他去買了紙筆來，天天拿中當碑帖的一般臨摹着，張家的表姊妹看了，都笑他是

痴丫頭。如今見迪生在房裏教他兒子寫字認字，不覺觸動了他的嗜好。便痴痴的站在房門口看着聽着。迪生見他如此愛好，也曾幾次請他進屋裡坐坐，誰知珍姑反害他羞起。把臉兒一紅，轉身躲去。到了第二天，却依舊站在門口偷聽。迪生也不好意思再去喚他，到後來還是愛兒哭着讓着，把珍姑拉進屋子來。珍姑看看左右沒人，便走進來坐在棹角邊，看愛兒識字寫字。說也奇怪。凡事愛兒寫過識過的字，他却個個能寫。個個識得。從此，他和愛兒一空下來，便在籬邊石上認起字來。讀起書來，也不管天早天晚，困得頭也不想吃，覺也不想睡。珍姑閑着沒事，却拿着一個鐵釘子，東割々，西割々，到後來，那圍中樹皮竹竿上，都割着字。張老老一家人看了，却個個在背後笑他。獨有迪生却深爲感嘆，他想這樣一個清白女兒，可惜生在鄉間，却與我無緣，想我劉迪生，家裏娶了一個夜叉婆，一生一世的幸福被他糟塌空了，他的病勢離慢慢的好起來，但是他的心病愈深



，終日沒有開笑臉的時候，幸而葉崇文隔着三兩天，便拿些銀錢來看望他，勸他安心靜養，家中用度，自有他代爲照料，迪生有這一個知己朋友，又有照一個天真爛漫的珍姑和他做伴，倒也慢々の把心事解去了一半，有一天傍晚時候，迪生扶着愛兒的肩頭，坐在院子裡乘涼，張老老和他兩個兒子陪着他說閑話，忽見籬門開處，進來了一個老太婆，珍姑迎上前去喚媽媽，張老老也上前去喚妹妹，迪生知道是珍姑的母親，只聽得那老太婆嘴裏心肝肉的亂喚，又幾咕着說道：你一出門兒，便忘記家裡了，在舅家裡玩了這許多天數，把臉也玩瘦了，說着，捧過珍姑的臉兒去看了又看，又伸手摸他的八子，說道，痴了頭，不知吵得舅家怎麼六神不安呢，張老老接着問道，考妹子今天可是來接外甥女兒回家去嗎？這句話一說，迪生便不知不覺的臉上變了色，向珍姑娘臉上看了一眼，巧巧珍姑娘也抬起眼來，和迪生的眼光對個正着，他覺得不好意思，把臉羞得通紅，急低下頭

去。口聽得他母親說道，一點也不錯，你想我只有這個丫頭。在家裏和我作伴，如今他離開家這許多日子，失下我一個人冷清清的在家裏，天天想着他，珍姑娘聽他母親說到這裏，便和飛燕似的撲在懷裏。兩條白玉似的臂膀，圍住他母親的頸子，嘴裏不住的噙着娘。那種嬌軟的神情，鐵石人見了也要動心，誰知道時愛兒在一傍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她見珍着娘失了他去親熱他母親，自己沒有人喜歡他，便止不住放聲大哭，引得衆人看了發笑。迪生忙去抱他，他却不要，珍姑娘忙失了他母親過來抱了愛兒，屯才住了哭，珍姑的母親看了這情形，却莫明其妙，忙走上前來，覷着眼在愛兒臉上看了又看，嘴裏幾古着說這個孩子又是誰呢，張老老忙過來介紹迪生父子和他妹妹見面，迪生笑着說道，我這孩兒合該與你家姑娘有緣，那天我帶他來看會，他兩人見面，不到半天，便伴得很親熱，到後來他竟不願回家去了，你家姑娘也失不了他，因此在舅家裏就攔下來了，如今我

把這孩子送給你家姑娘罷，媽媽看着，也當一個小孫兒罷，這老太婆聽了，忙說道，阿彌陀佛，折煞我了。你這位先生倒很有趣兒的，很能說話，我看還是我們珍丫頭給你做了妹妹，你的孩子認他做了姑母罷。迪生聽了，便不知不覺的走上前去行了一個禮兒，嘴裡說聲多謝，把個珍姑羞得洩進屋子去，愛兒也跟了進去，老太婆笑得一張爐嘴合不龍來，張老老在一傍說道，妹妹說得這樣有趣，便在我家多住幾天去，他妹妹聽了一點頭答應，到晚上大家坐在燈下，又聲這位老老講些故事，珍姑却躲在房門口，把門櫃子遮住半張臉兒站着，到了夜裏，他和母親睡在一牀兒，便低低的對他母親說不願回去，爲的捨不下這個愛兒，又說到劉迪生天天教他讀書寫字，如今連自己的名兒也會寫了，書也念得上來了。他母親起初聽回說不肯他去，肚子裡不免有幾分不願意，後來聽說他會讀書寫字了，心裡又不禁高興起來，們他鄉下人家，男人能認識幾個字的，已經算是稀奇東西

了。若有一個女人能認字寫字的，真好似麒麟鳳凰。他想我女兒若能念書寫字，到那時怕沒有富家太爺來和我攀親望，他想到得意的時候，便滿嘴答應，又抱着他女兒實貝心肝的喚了一陣，到了第二天，他反搶着和他的哥哥說，又再三託了迪生教他女兒讀書寫字。迪生聽了這話，却出於意料之外，忙諾々答應，心想從此得一個二友作伴，倒也可以解得許多心事，誰知迪生禍不單行，到了第二天，張老老從上海回來，葉崇文替他到家裏去拿了幾件衣服，包做一包，託張老老帶回家去，另外又有一封維羅律師給他的信，這封信原是寄在紗廠裏的，葉崇文一并交給張老老帶去，迪生拿了這一封信，發了半天怔，打開來一看，不覺嚇了一跳。原來信上說他向姓黃的借了三千塊錢，到斯不還，如今債權人委託敝律師代表，向負債人追索，限期一禮拜，本息如數歸償，若到限不理，梗當起訴，迪生看了這封信，氣得渾身發顫，他身體又弱，又是病後，如何受得起這樣劇烈的激

刺，胸中一鬱，早一陣頭昏，喉嚨口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來。兩脚一軟，仰身倒下地去，張老老和他的兒子在一傍，忙上去扶住，扶進房去睡在牀上，珍姑娘在一傍看了，心裏乾着急，急欲上清去才扶，心裏又很不好意思，只得蹣手攝脚的在門口法着，看着，直鬧到半夜裏，張老老用了許多草藥給她吃下去，才把血止住，到了第二天，張老老到上海去報信，葉崇文帶了一裏醫藥趕來，開方服藥，他失血過多，身體軟弱，一時便不能下床，看他臉色和紙一般白，只是合目睡着，只把個葉崇文忙得東奔西走，他白天在廠中辦事，傍晚又須來看望迪生，到夜裏又須回家去料理家務，又替迪生兼顧着家，可笑那顧氏，他丈夫夜裏出去，多天不回家，他心中一點也不記念，如今聽說他丈夫患了吐血症候，他也不知道親自來一趟看望着他丈夫，反叫毫不相干的珍姑娘，忙着料理湯藥，有時葉崇文到迪生家裏去，只見他胭脂花粉的打扮着，對着男人裝模做樣，葉崇文對

他說迪生的事體，他聽着耳邊風，娘拉着葉崇文絮絮滔滔的說他丈夫怎樣不顧家，怎樣不會賺錢，自己又怎樣管家，怎麼掌持門戶，那債主又怎樣催逼他，嘴裏一邊說着，那身體却慢慢的挨近來，葉崇文看看不像樣，忙站起身來告辭，他竟伸手上前來拉住袖口，忽聽得房門開的一聲，走進來一個少年婦人，打扮得妖妖嬈嬈，手裏拿着一張貼兒，見了葉崇文，臉上仍笑非笑的向他點了一點頭，便說道：你是劉先生的朋友，託你去對劉先生說，他向我家少爺借了三千塊錢，如今有借據在此，上面蓋着他自己的圖章，現在到期不還，他便躲在外邊不回家來，須知道欠了債的人，不是一躲可以了事的，劉先生躲得了他的人，躲不了他的家，如今律師寫信去，限他一個禮拜，再過兩天，便滿了限，滿限以後，劉先生可可不要想回家來，這個家也不是劉先生的了，說着舉手指指顧氏，又指指他女兒三寶，說道，他母女兩人，如今給我看管住了，劉先生若不還這三千塊錢，我

便看在他母女倆人身上，葉崇文一邊聽着，一邊看那債據上，果然是蓋着劉迪生自己的圖章，他想這個一定是顧氏偷去蓋的印，這三千元錢，一定是顧氏藏着，他一時不便說破，聽這個少婦說的話，咄咄逼人，倒替迪生捏一把汗，事到其間，只得暫用緩兵之計，便對那少婦替迪生說情，求他寬限幾天，誰知那少婦忽然滿臉堆下笑來說道，如今看在你先生的面上，再寬限他一禮拜，說着，又問先生尊名，葉崇文對他說了，他便眉花眼笑的，上前來指嘴裏說，奴的少爺不回家中，請葉先生到奴房裏去坐坐，把個葉崇文慌得倒退不迭，嘴裏連連的說謝謝，一轉身逃出房來，只見一個少年男子，從隔房裏出來，向顧氏房中一溜，葉崇文暗暗的嘆了一口氣，到傍晚時候，見了迪生，他却一句話也不提，見迪生勉強能走下地來，葉崇文便用好言去勸慰，又說那債主如今又寬限了，迪生點點頭兒，從此過了三天，也病勢漸漸減輕，身體希慢々の硬朗起淋，這裏邊第一個關心的。

要算是珍姑娘，你看迪生病重的這幾天，珍姑娘臉上翠眉深鎖，笑容全沒，如今看迪生一天一天可好起來，那珍姑娘的眉心，也一天一天的開放起來，說話也有笑影了，只因張老老一家，都是渾厚撲實的鄉下人，不知道眉眼上的工夫，所以也沒人去留心他，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章 爲郎憔悴却羞郎

△畧外一席話窗裏美人心

△珍姑娘也理會衆人的眼光

△從此他心裏好似前途有一點光明

從來男女的愛情，愈是年輕的時候，愈屯滅，愈勇猛，珍姑娘十九歲女的孩兒，從小在鄉間地方長大，得了新鮮空氣，他的胸襟，何等清潔高尚，他如今見了，這個劉迪生，覺得他可愛，他也不管一個是已娶的男子，也不管年齡不相當，門第不相當，也不管劉迪生愛不愛他，他只知道，我愛他，一天一天的日子久了，他肚子裏的愛情，愈裝愈多，漸漸的有點遮瞞不住了，只可惜珍姑娘，這一片好心，劉迪生正在煩惱病困的時候，也不會覺得他，他也萬想不到此潦倒窮途的時候，却有這個女孩兒，獨施青眼，他若早知道，今姑娘有意於他，他的病早已

好了，他的愁悶早已銷滅了，從來愛情能够害死人的性命，也能够救人的性命，世界上果然許多人，爲愛情而死，也有許多人，因爲愛情在那裏興奮，他救了他的性命，人到日暮途窮，自尋短見的時候，若有一個心上人兒，在着他萬萬也不肯死的，如今劉迪生獨缺了這一味救濟的藥，他身上的病雖慢々相好起來，他心上的病，却一天一天的重起來，迪想想自己的身世，想想這樣的庭家，又想他妻子糊裏糊塗的拿自己的名義向人去借三千塊錢，如今債主催逼得利害，叫我拿什麼錢去還人，他愈想愈愁悶，看々前途，竟沒有一點希望，頗有厭世的念頭，到了第二天傍晚的時候，他因身子疲倦，便上牀去睡着，閉着眼兒養養神，一合上眼，那滿壯子心事都擁上來，一陣子煩惱，那身體虛飄々的好似騰雲駕霧，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珍姑娘却在那裏刻々留心，見迪生睡熟了，怕愛兒吵醒他的好夢，忙領着愛他到籬門外去閑逛，一眼見葉崇文低着头走來，走到籬邊，一拍

頭見了珍姑娘，便向劉先生可好些麼，珍姑回答說道，他睡着呢，回心一想，自己覺得這個他字，說得太親熱了，忙改口說，劉先生睡着呢，止不住臉上，一陣烘烘的熱起來，這時葉崇文肚子裡有事，倒也不會留心珍姑的臉色，獨有珍姑却看出了，葉崇文的臉色，他見葉崇文臉上快々不樂的神氣，知道於迪生身上一定有什麼不好的消息，他如今心向着迪生，凡是與迪生有關係的人物，他却處處留心，見葉崇文走進前門，他便拉着愛兒繞過籬笆，從後門走進去，抓些糖果哄着愛兒在房裡好好的坐着，他自己攝着腳繞到前邊去，這時張老老的媳婦女兒，和一班孩子們，都在廚房裏萬理夜飯，他的表兄，却從田裡回來，到河邊洗腳去了，所以堂前靜悄悄的，只聽得葉崇文，和他的舅舅在院子裡低々の說着話兒，他輕輕的走過去，藏身在門裏而偷聽，只聽得葉崇文說道，今天紗場總辦，發下退職書來，把劉迪生退了職可憐迪生一家大小，全靠這紗廠裏每月六十塊錢養活的

如今分文無着，迪生若知道了，不知還要麼樣的愁悶呢。接着張老老說道，這個信息，劉先生的家裡知道不知道呢，葉崇文嘆了一口氣說道，說起劉先生的家裏，真要叫我氣死，我得了這一張退職書，先跑到劉先生家裏，意欲通報劉太太，叫他知道他丈夫已經失了業，家裡用錢節省些，誰知我一跨進房門，見那位劉太太和一個流氓似的男子，面對面的躺在牀，吃鴉片煙，有說有笑，也不會覺得房門外有人窺探，我急急找扶梯走下樓來，耳中只聽得一陣婦女罷笑的聲音，夾着一陣胡琴聲音，在樓梯邊的亭子間裡發出來，一陣風來，把門簾吹開一條縫，向眼望去，見迪生的女兒三寶，撐大了嘴住那裡學唱，你想這樣的家庭，若給迪生一自己看見了，却不知道要氣到什麼地步呢，葉崇文正要再說下去，珍姑娘聽得迪生房裏有喘氣的聲音，珍姑娘恐他聽見，忙輕輕的咳嗽了一聲，走出院干涼，向他覓裝手勢，張老老見了，忙拉着葉崇文趕進房去，只見迪生扶着床沿，能

不過氣來，地下一大灘血，看他臉上皮色白得和死人一般，葉崇文看了，嚇了一大跳。忙上去扶着他睡下，一面用好言安慰，辛而上次的藥還不會吃完，急急關給他吃下，把血止住，張老老看看這神情，明知道葉崇文說的話，已經給他聽得，可是也無法補救，過了一個鐘點，看他沉沉睡去，葉崇文也告辭回去，說今夜暫不妨裏，明天在上海晴一個醫生來給他醫治，這裡張老老父子兩人輪流看護病人，直鬧到夜靜更深，大家同房安睡，珍姑娘的母親回進房去，只見珍姑娘，懷中摟着一個愛兒，坐在床沿上發怔，他母親上去喚他睡，他嘴裡連連的說道，可憐可憐，止不住掉下淚來，他母親看了這樣子，喊道，我們這個丫頭怎麼瘋了，珍姑娘聽他母親大聲說着話，才知道，自己想出了神，回心一想，好不害羞，忙一陣子脫衣，亂攢攢進被窩去，把被角遮住臉，假裝睡熟，誰知他心裡七上八下，想想迪生，又想想自己，聽外面打過四更，他還不會睡熟，這時耳中靜悄悄

的，見聽得滿屋子的眠鼾聲音，夾着窗外的風聲，一陣緊似一陣，停了一回，耳中髣髴聽得有人開門的聲音，他急把頭伸出抗外來聽聽，又聽不見什麼，他心裡記掛迪生，他想病人這時若要茶水，却沒人給他料理，他伸手摸々自己床頭的茶壺，却還有一些熱氣，他想我何妨拿這一壺茶，悄悄的送去給他放在床頭，他口乾的時候，也可以解渴，回心一想，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一個女兒家，偷偷摸摸的走到男人房裡去，算什麼樣兒，他心裏正打不定主意，只見窗外一個人影兒一晃，鄉下人家晚上睡覺，都是吹熄燈火的，這時窗外一片月光照着，在暗室裡望出去份外分明，珍姑娘看了這個人影兒，他一個念頭使想到迪生身上去，忙偷偷的走下床來，帳鉤鐺的一響，驚醒了他的母親，聽他母親在被窩裡翻騰，他忙屏息靜氣的在床沿上坐了一回，聽聽他母親又打起鼾來，便攝着脚一步一步的模出房去，原來張老老家裡的房屋，是一帶六間平房，分前後兩進，前進東邊第一

間，是男客房，如今生迪睡着，西邊第一間是女客房，如今珍姑娘母女二人睡着，園門開在西邊，若要走出門去，却必定要經過女客房窗口的，如今珍姑娘見窗外有一個人影兒，他認定是迪生的影子，忙追蹤出去，他在黑房裡一間一間挨牆摸壁的走出來，心裏又防給人聽見，一個女孩兒在夜靜更深的時候，私自偷着去看一個男子，怪羞人答答的，他走一步停一停，心頭止不住小鹿兒亂撞，他想去看他，回心一想，迪生在這深夜時候走出院子來，一定有什麼要緊事體，我若不去照看他，却還有誰去照看他呢，這時他滿肚子義氣，便也不管什麼嫌疑不嫌疑，悄悄的走了出去，到堂前一看，兩扇門開了一條縫，冷清清的月光，從門縫裏攢進來，照着屋子裡，看得出東西，珍姑娘看迪生的房門也開着，他大着胆走進房去一看，床上已不見了迪生，急回出去，走出院子，一片涼月照着，樹影子在地下東搖西擺，他在院子裡四面找尋，也不見有迪生，走到籬巴邊，籬巴門

也關着，珍姑娘心裡一跳，他暗想迪生偷出門去，一定是去尋什麼短見，他也顧不得自己身上，只穿一件單衣，涼風吹在身上，忽不住打戰，他追出雞巴去，左右一看，只見靜悄悄的，左邊一座黑壓壓桑樹林子，右邊從月光裡露出一道，石子細路來，珍姑娘心想，他着真的去尋短見，不是上吊，便是投河，他先趕到桑樹林子裡，探望一回，不見有什麼動靜，忙轉身飛也似的，向右邊七里橋奔去，他原生成一雙天然脚，路徑又熟，左轉右折，看看快到七里橋邊，遠遠望去，果然看見有一個人影兒，在前面一幌一幌的走着，珍姑娘說一聲不好，急提着嗓子要叫喊，回心一想，給人聽見，怪不好意思的，說時遲，那時快，看看迪生已經走到七里橋上，他把兩手一擎，竟縱身跳下河去，珍姑娘看看離開還有一百多步路，知道趕救不及的了，便忍不住大聲喊起救命來，一面喊一面跑，頓時驚動了左近人家的看門狗，齊狂吠起來，人人從夢中驚起，開出門來，只見珍姑娘



站在橋上，對着河心喊着哭着，人人認得珍姑娘，是張老老的外甥女兒，大家看他這樣子，認做是張老老吊下河裡去了，內中有幾個識水性的，忙着脫去衣服，跳下水去，抱出一個迪生來，大家見是一個少年男子，人人向珍姑娘臉上覷着，珍姑娘也不理會衆人的眼光，見迪生救上岸來，忙搶上前去扶住，迪生軟綿綿的倒在珍姑娘肩頭，這時却巧張老老領着他兒子，珍姑娘的母親也跟在後面趕來，張老老的兒，背着迪生，珍姑娘的母親拉着珍姑娘，回到家裡，看看珍姑娘蓬頭赤腳，一件單襖衣，胸前被水沾濕了一大塊，痴痴的站在迪生面前，流眼抹淚，衆人七手八脚，忙着灌救迪生，珍姑娘的母親，看了他女兒這般神情，肚子裡又好氣，又好笑，忙拉他回房去，他兀自嗚嗚咽咽的啼哭不休，時已天明，葉崇文帶了一個醫生來，替迪生診治，一病又是十多天，七里橋是個小地方，張老老家裡出了這件事體，鬧得人人知道，從此沸沸揚揚，外面造出許多謠言來，有人說

迪生是珍姑娘的肩頭，他兩人借張老老家裏做小房子，後來珍姑娘又結識上張老老的兒子阿仁，迪生知道了，一肚子酸氣，無處發洩，便投河覓死，這個話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傳到張老老耳朵裏，氣得阿仁握着拳頭，只要尋人毆打，嚇得那班造謠言的，縮着脖子躲在家裏，不敢出來，後來，這個話慢慢的傳到珍姑娘耳朵裡，珍姑娘的母親也知道了，氣得他把女兒打了一頓，立逼着他回家去，可憐珍姑娘一肚皮委曲，他也無法可想，只得跟着他母親回家去，他臨走的時候，悄悄的把自己貼肉帶着的，一個粉紅綢抹胸，連一掛銀練條，交給愛兒，叫他悄悄的交給迪生，愛兒見珍姑娘去了，哭得他死去活來，後來張老老的媳婦再三哄着他玩，才慢慢的忘懷了，迪生聽說珍姑娘回去了，肚子裡也不覺另有一種依戀之情，想到他病中看護，橋上救命，的一番恩義，肚子裡早存了一條報答他的心思，後來愛兒悄悄的拿一個抹胸給他父親，迪知心中又感激又慚愧，愛兒雖說

是一個八九歲的孩子，却很知道人事，他又說珍娘娘臨走的時候，再三叮囑我轉告你父親，病好了以後，千萬到土橋頭去看看他，他還有要多話要說呢，迪生聽了這幾句話，不覺起了風塵知己之感，從此裡心裡好似前途有一點光明，那病勢也便退得快了，不到一個月，果然腰腳輕健，葉崇文替他籌措了一百塊錢，拿來酬謝張老々，張老々抵死不肯收受，迪生沒法，便悄悄的託葉去文在左近地方替張老々去買了一塊坟地，張老々看他誠心，便也收下了，張老々仍舊留迪生在他家住下，迪生想起家庭的煩惱，又愛鄉間風景清幽，也便不願回家去，只是坐吃空山，長日沒有事做，也不成個事體，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章 薄命甘作妾

△妻子能自謀衣食

△第一個舉起拳頭向臉上一拳

△天上一輪明月向他二人點首嘆息

葉崇文却是一個有義氣的朋友，他家裡又有錢，所以幫助友友，格外容易，他最佩服迪生的才學志氣，他一面拿金錢幫迪生，一面寫信到各處朋友那裏推薦，說迪生是一個志士才子，從來知己朋友，知道朋友有困難事體，也不用朋友開口，便暗暗的替他料理好了，若待到你去請託懇求，不要說他不肯幫忙，便是肯幫忙，也是勉強敷衍的事體，一定事不住的，如今迪生賦閒無事，葉崇文刻刻留心，隔了幾天，有一個姓彭名叫選萬的朋友，來了一封信，這彭選萬如今做滿洲錢行的行長，他來願信意聘迪生去當一個秘書，葉崇文接了這一封信開心得了不得，

當時到張老家裏去，拿信給迪生看，迪生想想在故鄉抑鬱，倒不如至關外去看山色，也可以銷去胸中的塊壘，當時他便應允，所去不下的，便是家裡一男一女。至於顧氏，他早知道實際上不是他的妻子了，他能自謀衣食，便也氣出肚腹外，葉崇文當時一力担任，那三寶受兒兩個孩子，便代他撫養，祇有那個顧氏，却不容易處置，迪生的意思，祇求葉崇文替他管教兩個孩子，那顧氏的行爲，却聽他自由，兩人商量停當，迪生忽然想起珍姑娘的幾句話，到了傍晚的時候，他獨自一人，找到東鄉土橋頭去。珍姑娘家裡姓朱，這地方四周圍幾十多鄉下人家，人人都知道朱老太太的女子，是個美人胎子，因此人人喚他朱美人，他家裡蓋着幾間房屋，種着幾畝田地，也算得土橋頭一個小富，祇因朱老太太，祇養下這個女兒，將來打算招贅一個女婿，把這一小份家產傳給女兒，因此土橋頭的男孩子，個個想做朱老太太的女婿，珍姑娘有一個叔伯哥哥，名叫小珊，却是鄉下地

方一個舞賴，終日飯酒關事，他自己一份家產，鬧得寸草全無，如今却覬覦珍姑娘的家產，他指使一班光棍，去百般勾引珍姑娘做壞事，一有把柄捏在他手裏，他便可以藉口說珍姑娘敗壞門風，趕出家門，從中他便安安穩穩的得了家產，無奈珍姑娘眼界很高，那班油頭光棍，叫他怎麼看得上眼，因此便不曾中了小珊之計，小珊正無法可想的時候，忽聽得七里橋的人造的謠言，他使跑去串連七里橋的流氓，託他們暗地裡偵探迪生的蹤跡，總要拿到真憑實據，便可以行他的計策，講到珍姑娘被他母親逼着回去，他心上沒有一天不想着迪生，女孩兒的心上，原是不容易有人的，既愛上了人，他便死也不肯放去，若說容易愛上人，又容易丟開人的，不是淫娃，便是蕩婦，如今珍姑娘對他母親說，孩兒和劉先生，既有這一番交情，那天夜裡，孩兒因為救劉先生的性命，在衆人面前，抱住了他的身體，他也伏在孩兒的肩頭，你想好好一個清白女兒，豈可輕容易和男人相抱相

候，如今孩兒打定主意，死也要跟着劉先生的了，外面的謠言，孩兒都不怕，橫豎規矩不規矩，孩兒自己肚裡知道，朱老太太聽了他女兒的話，氣得發昏章第一，他原是很歡喜女兒的，但到了此時，也不得不在他身上抹幾下，又說道，劉先生是家裡有妻子的人，個知珍姑娘捏定主意，見他母親不答應，更拿起剪子，向頸上使刺，朱老太太忙上去拉住他的手，他騰出右手來，祇聽得颯的一聲，那右面鬚脚上一股青絲，紛紛前斷，落下地來，他母親看了這個樣子，到底是肉痛的，便也不敢去十分說他，祇是時時防備着他，珍姑娘又說道，若劉先生要呢，我便跟他做去一個小老婆也願意，若劉先生不要我呢，我絞去頭髮做尼姑去，珍姑娘這一片苦心，迪生却不曾知道，珍姑娘幾次要偷着到七里橋，舅家去見見迪生，無奈他母親看守得緊，不能脫身，到了第七天上，迪生袋着幾十塊錢，趁暮色蒼茫傍人不容易認識他的時候，獨自一人走到東鄉去，東鄉離七里橋，原有二

十多里路，迪生是病後的身體，走路很慢，直走到起更時分，才遠遠望見土橋，

珍姑娘的家，便在土橋東面第二條巷裏，迪生早已向阿仁打聽明白，這時迪生走近橋脚，正要跨上石級，忽然後面來了四個稍長大漢，第一個舉起拳頭，向迪生臉上這一拳，打得他眼前金光萬道，來着腦後又是一拳，早把個迪生打得暈絕過去，後面倆個走上來，又加了幾拳，揚了幾脚，看看迪生氣息奄奄，四人一齊說道：「好一個不經打的囚囊，說着，七手八脚的把他外面袍掛剝去，衣袋裡的銀錢，自然不用客氣，一齊拿去，倆個人把迪生的身子抬去拋在橋下的田坂上，大家手拉手兒笑容滿面的到小菜館裏分贓去了，這班強徒，正是七里橋的流氓，他們受子小珊的託，時時留心迪生的舉動，他們原想候迪生和珍姑娘見面的時候，雙雙捉住，祇因知道迪生袋子裡有幾十元錢，他們見財起意，也等不及迪生和珍姑娘見面的時候，便動起手來，講到這土橋頭地方，原是在村坊的市稍頭，四圍蘆荻



，遮住了橋頂，兩岸平田曠野，沒有半個人家，只見一丸冷月，照着迪生直挺挺的睡在田坂上，一任鄉間打更的打過頭更，又打二更，打過二更，又打三更，直到三更向盡，迪生才悠悠醒來，舉眼一看，四面稻幹圍住了他的身體，身上穿着短衣，被露水濕透，一陣一陣涼風吹着，凍得發戰，慢慢的覺得頭痛腦裂腰酸骨折，那痛勢一陣緊似一陣，忍不住嘴裡呻吟起來，迪生心想，我今天爲要兒珍姑娘，狼狽到這個樣兒，既然吃了這一場苦，我總得要見他一見才放心，況且珍姑娘離走的時候，再三叮囑愛兒，必要叫你父親來看看我，我今天若不去看他，豈不叫他怨恨一世，他想到這裏，不知不覺的鼓起一身勇氣來，也忘了身上疼痛支拿着一步一頭的走過土橋，走到第二條巷口，他身體實在支持不住了，便靠着隔壁坐下地來，閉着眼睛，似睡非睡昏昏沉沉的好半天，忽覺有人輕輕的推着他的肩膀，他借着日光睜眼看時，兀那不是珍姑娘却是誰，珍姑娘扶起迪生，迪生軟

靠在姑姑娘肩膀上，只覺得珍姑娘倆道熱淚，淅淅瀝瀝的從他臉上滴在迪生的臉

上，迪生兩手緊緊的捏住珍姑娘的手，兩人臉對臉看了半天，迪生掙了半天，掙

出一句姑娘臉兒銷瘦了許多，接着一陣酸氣從心上直衝鼻管，把話也咽住了，珍

姑娘擺々手兒，扶着他一步一步的回到土橋頭，扶他坐在橋欄上，回頭一看，四

下裡靜悄悄的只有天上一輪明月，好似在那裡向他倆人點頭嘆息，珍姑娘悄悄的

問迪生，何以狼狽到這個樣子，迪生便把如何來看望地，如才在土橋脚下遇到了

強徒，搶去了銀錢，剝去了衣服，又打傷了身體，直到三更向盡，才醒過來，意

欲支掌着走到你家門口，守候到天亮，再見你一面，不想到今天夜裡便得和你見

面，迪生又問珍姑娘，爲什麼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走出家門來，珍姑娘抹着眼淚

說道，這大概是天可見憐，叫我兩人得見一面，我在家裡天天想逃出來找到七里

橋舅家裏去見你，無奈母親日夜看守得很緊，直到今夜，我聽聽母親在床上睡

得很熱，我便偷着出來，原想連夜到七里橋來看你，不想在這巷口便遇見了你，接着又把他如何打定主意，母親如何逼迫他，如何打他，他又如何尋短見，絞頭髮，說着又拉出一股鬢邊剪斷的頭髮來給迪生看，迪生聽了，連連的說可憐。珍姑娘說到這裡，忽然把迪生的手一拉，把臉色一沉，說道：如今我問你一句話，你須要從良心上回答我，你心裡到底愛我不愛我，迪生立刻回答道：皇天在上，我心裡實在愛你極了，我不但愛你，我還感激你待我相種種好處，時時刻刻想報答你，可是我們：珍姑娘聽到這裏，忙插嘴說道：是了，你既愛我，我也愛你，我們倆人第一次在舅家裏見面，便種下了這個根苗，從此以後，我便說不出的心裡依戀着你不願意離開你回家來，那天夜裡，見你投河自盡，把我嚇得魂飛胆碎，我那時打定主意，殺若不得救了，我也願意跳下河去和你一塊兒死，你須知道，像我這樣水清玉潔的女孩兒，不是輕容易可以愛上男人的，我看你的氣度才

學，都合我的心意見，所以愛上了你，我既愛上了你，也不問你是窮是富，將來發迹不發迹，你家裡有妻子沒妻子，也不問我母親許我不許我，外人麼怎樣污蔑我，我們將來能不走了心願，我都不管，只求你答應我，許我做你的心上人，便是叫我立刻死了也算意，叫我守着你一世也願意，叫我跟你回去做你的小老婆做你的丫頭都願意，珍姑娘說到這裡，拿不住掩着臉嗚嗚咽咽哭起來，迪生聽了他許多話，心裡好似倒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鹽，樣樣都有，他感激得說不由話來，祇把，珍姑娘拉在懷裡，嘴裏連連的喚着好妹妹，又說道，像我這樣潦倒一生的措窮大，家裡又有強個夜叉婆，沒得糟蹋了妹妹的仙姿玉質，你母親原許我做你的哥哥的，如今委屈了你做了我的妹妹，我定要替妹妹我一個英俊少年做我的妹夫。才不辱沒了妹妹呢，找不到幾天，要到關外去了，從此一別天涯，所以我今夜特來和妹妹見一見面兒，把我的心事和妹妹說了，以前種種，是我劉迪生千

萬對不住你，你却不要把我負心的劉迪生放在心上，損壞了你的玉體，妹妹花也似的年紀，玉也似的容貌，將來自有美貌少年享這一段艷福，我劉迪生已是半世落泥團，祇拚潦倒終生的了，如何當得起妹妹這一番美意，祇求妹妹千萬不要存這一個痴心，便是減輕了我的罪孽，這幾句話，就得珍姑娘痴々的向迪生臉上看着，兩隻眼眶子包滿了眼淚，他愈是含怒，那面龐兒愈覺得美麗，在月光下襯着，好似天仙一般，迪生這時候眼睛裡看着，原知道可愛，但是他存了一個不敢唐突西施的念頭，便越法屏息斂氣的守着規限，祇見珍姑娘雙眉微蹙，霍地立起身來，推開迪生的肩頭，走到橋頂上去，一聳身住下便跳，迪生連滾帶跌的搶上前去，他脚骨酸痛得利害，一個站立不穩，倒在橋面上，他伸手用死力抱住珍姑娘的脚，珍姑娘也站不住，兩個人沒坐下地來，抱頭悲泣，耳中祇聽得貓頭鷹一虎一斯的叫着，哭了一回，迪生說道，妹妹不要錯會了我的意思，我心裡原是十分愛妹

妹的，我既愛了妹妹，決不肯辱沒了妹妹。必要替妹妹謀一生的幸福，我這樣一個窮拓窮途的苦命人，若再和妹妹纏綿不休，豈不害了妹妹的終身，珍姑娘一面抹着眼淚，一面扶迪生起來，坐在橋欄上，他一躡身爬下地去，納頭便拜，慌得迪生忙上前去摻扶，珍姑娘站起身來說道，我這一拜，認定你是我的主人，我已經算做了你的小老婆，從此以後，我在家裡無論有千災值難，心上總祇有一個你，守着你過一世，你若有良心，皇天可憐，你此番出去得意回來，把我接到你家裏去，無論做奴做婢做大做馬，也算償了我一生的心願，說着伸手把自己的頭髮一陣子亂拉，把一個髮吉拉散了，抽出那一股已經剪斷的頭髮來，塞在迪生的袖子裏背過身來，要迪生替他把頭髮纏結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章 都市之花

△祇生你多寫字幾的字寄來

△顧氏母女早已不知搬到什麼地方去了

△爲裝飾上的虛榮暗暗的喪名敗節

迪生替珍姑娘束好頭髮，珍姑便說道，劉郎珍重，你此去不聞你十年二十年，我總候着你，我的頭髮，今夜經你親手束過，將來非得你再來替我解開，我是不再梳頭的了，迪生到了這時候，祇有連喚着妹妹，不知道說什麼話好，兩人眼眶子裡包着眼淚，怔怔的對看着半天，迪生說道，妹妹一番好意，我如今祇得領受了，我雖不得意，我總盡我的力量，努力前程，多則三年，少則一年，必定回來娶妹妹回去，我今天既答應了妹妹，明月在上，我是決不負心的，珍姑娘說道，是了，我們再會罷，你回去好好的養着傷，我的身體驟離開你，我的魂兒却天天跟

着你，你若想着我，你知道我是愛認字的，祇要你寫幾個字寄來給我認認。他說着，上前去拉一拉迪生的手，一步一回頭的走下橋去，迪生站在橋上，痴痴的望着，直望到不見人影兒，才嘆了一口氣，一頓一蹶的向原路裡回去，回過頭來看看天上的月兒，已經向西面沉下去了，走到七甲橋地方，已是晨光希微的時候，迪生看看自己身上弄得滿身泥污，不好意思再到張老家裡去，便一逕走到埠頭，僱了一條小船，渡過江來，叫船上人送他到葉崇文家裏，給了船錢，把自己情形對葉崇文說了，又託葉崇文以後常常帶着愛兒去看看珍姑娘，葉崇文勸他回家一轉，他抵死不肯，這時愛兒已住在葉崇文家裡，葉崇文的夫人，早晚照看着，迪生這時候又回復過從前的再神來，他肚子裏常常想着珍姑娘，不覺努力前程，他也無心養傷，到了第三天，去皆了船票，葉崇文送他上船，竟直渡滿洲去了，迪生離上海的第三天，葉崇文的夫人催他丈夫快到迪生家裡去看看，又叫他把



三寶領回家來，住幾天，待到葉崇文走到那裡一間，顧氏母女，早已不知搬到什麼地方去了，便是上一次看見的那個少婦。如今也不住在這個地方了，迪生在上海的親戚，葉崇文倒有的一大半認識，他便一家一家的打聽，人人都說不知道，葉崇文心裡明白，這顧氏母女的失蹤，與那少婦一定有關係，他如今受了迪生的託付，總要想法子把三寶尋回來，才對得起迪生，因此他四處託人尋找，又尋報訪覓，無奈總是石沉大海，無可捉摸，看官你可知道顧氏和三寶到底到什麼地方去了，原來顧氏竟做了路柳墻花，在那裡任人攀折了，顧氏的人格，隨落到這步田地，我却不說是顧氏一個人的不好，這原是環境的萬惡，照迪生的家庭說來，每月有六十塊錢，一夫一妻一兒一女，勤儉持家，不但可以平安度日，却還可以積蓄，如今他住在這萬惡的，環境一般的人，不講品格，不講門第，單講勢利繁華，其至女的做妓兒，男的做烏龜，只叫他場面闊綽，服御豪華，便有許多

人去捧他，看他有了錢，便去百般逢迎他，這裏請他做會長，那裡請他做主任，車馬費每月幾百兩，好像天下的人只有他一個，天下的事體，只有他一個會做，接到寶在，什麼會什麼社，那大門朝南朝北，他也不曾看見，休想他替你做點一事，衆人捧他的原因，無非最看他有的是錢，試問他的錢是打什麼地方來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回到家裡來，却三妻四妾的供奉，九奴十婢的呼喚，活像是那做皮肉生涯的女人，傍人只見他手上帶的是鑽的，頭上插的是珠的，走出來汽車馬車大菜戲園裝幌子，人人便捧着他太太奶奶的亂叫，却不知道他背着人上臺基借旅館一轉身對他姊妹淘，便誇耀他有多少首飾，有多少衣服，從來女人的虛榮心最重，他又沒有專門的職業，丈夫每月辛辛苦苦賺了幾十塊錢來，只够養家活口，他夫人要叉幾場麻雀，請愛回姊妹淘，苦沒有這一筆閑錢，何況又要珠的鑽的插戴，綢的羅的穿着，着許多良家婦女，爲裝飾上的虛榮，暗暗的喪名敗節的

，也不知多少，最可怕的，是那班專替臺基上做牽線的女子，他自己做那不要的恥的事體，還要把別人拉在渾水裏，那顧氏頭幾年跟着迪生過日子，原是很好的，只因搬家到大都市來，看見那班女人，個個都是鮮衣美飾，吃飯不做事，終日姊妹伴中你來我往，不是打牌，便是看戲，顧氏看看眼熱，心裡便有幾分活動起來，他住的隣家，却巧有一家姓徐的芳隣，那徐家女人，年紀三十多歲，面貌長得中中，只因他善於裝飾，又天生成一副勾魂攝魄的眉眼兒，風擺楊柳似的腰兒，在阿四姐臺基裡，是著名的一員健將，凡見到阿四姐那裡去的蕩子，却人人非徐家阿姨不歡，他每日從下午兩句鐘起，到天明為止，在阿四姐家裡，少說說也要跑七八輪，後來他的名譽大噪，他便自己定了一個價格，從下午二時起，到夜裏十二時止，每回定價六元，夜裏十二時以後，到天明為止，每回定價十二元，若在大熱的天氣，每回另加洗澡費四元大冷的天氣，每回也加禦寒費四元，上海

人有一種普通的怪脾氣叫做愈貴愈好，徐家阿姨定了這樣大的價格。那蕩子不但  
不減少，而且越法擁擠，阿四姐靠他是一個臺柱子，百般的趨奉他原是一個胡絲  
阿姐出身，嫁了一個南貨店官的丈夫，一年賺不到五六十元錢，不要說身上的穿  
戴，使是一日三餐也張羅不完全，如今他一出門珠圍翠繞，每月有一千多元的  
進款，坐着汽車馬車，見他的，誰不說他是大家眷屬名門閨秀，顧氏第一次認識  
的時候，一却正在蒸蒸日上，他住在什麼地方，凡是左近有新搬來的人家，他第  
一要打聽這人家可有年輕的婦女，第二打聽這女人可愛賭錢，這是什麼緣故，因  
爲愛賭錢的女人，最容易軋姊妹淘，彼此非親非故，怎麼可以和他往來，惟有一  
賭錢，彼此比親戚還要親熱，而且女人在平常時候見了陌生男人，便立刻板起臉  
兒迴避開去，惟有一上到賭棹，見了陌生男人，說也來了，笑也來了，大家手摸  
手脚碰脚，什麼醜樣兒都做得出來了，所以賭錢是男女勾引的不二法門，若說出

去游玩，出去看戲，在那女人的父兄丈夫，有時可以不許他，只有到姊妹家裏去打牌，他的父兄丈夫，沒有不許的，有的時候，借着三缺一的名兒，還可以堂堂皇皇的差人來叫喚，徐家的女人識透了此中三昧，所以他結識左鄰右舍的女朋友都拿這邀請打牌爲進身之階，若遇到那不歡喜打牌的女人，他又須另籌妙計，如今這顧氏，却又是歡喜打牌的，顧氏新搬在都市裡住下起初幾天，倒也肯勤懇懇的做人家，無奈初到都市的人，見都市馬路上車水馬龍，十分熱鬧，便常常要站在門口閑看，看看那坐在汽車馬車上的女人，珠圍翠繞，好似神仙一般，顧氏相形之下，肚子裏便有點不舒服起來，看看對門一家徐公館裏的太太天天汽火出汽車進，好不羨慕那徐家的女人，常常見顧氏站在門口便和他點頭招呼，有時見了面攀談幾句，後來慢慢的來往起來，顧氏因爲自己家裏的屋屋狹小，器具不全，怕給人見笑，所以情願自己常常至徐公館裏去，到了他家裡，沒有事休做，

便坐下來打牌，看看他家來的女客，全是富家宅眷，手臂上帶的和黃豆一般大的珠子，也有亮晶晶的鑽石，也有綠汪汪的翡翠，顧氏眼紅心跳，自慚形穢，便是那徐家的女人，終日打扮着，珠光寶氣，耀人眼花，最奇怪的，他坐下來打牌，打不到一二圈，便出門去了，去了不到兩個鐘頭，却又回來了，天天如此，打十六圈牌的時候，總要出去四五輪，顧氏滿腹疑團，却也不敢問他，他家裡男客也很多，每逢他出門去，便隨意喚一個男客坐下來替他打牌，顧氏和陌生男人同棹打牌，却是破題兒第一遭，起初不免有耳紅面熱心慌意亂的景象，到後來倒也漸漸慣了，不以為意，但是顧氏從此以後，常常和迪生吵新衣服穿，做了夾的又要棉的，做了灰鼠的又要狐嵌的，可憐迪生每月僅賺了六十塊錢，盡數給了顧氏，還有什麼閑錢做來衣服，他竭力支掌，欠了一屁股的債，顧氏還不滿意，後來那徐家的女人，漸漸和他熱了，便勸他說道，如今文明世界，男女職業平等，身體

自由，做男人的沒有管束女人的權力，仗女人的也沒有向男人要饒要首飾的權利，顧氏便問他仗女人的不向丈夫要穿戴，却又向誰要去呢，徐太太笑着向顧氏說道，你這個獸子，你不知道如今女權膨脹，天下的男人，個個都有供給我們女人穿戴的義務，我們却有自由選擇職業的主權，顧氏又問道，像我這樣目不識丁的人，有什麼職業可做呢，徐太太說道，不看看我麼，我一樣也是目不識丁的，而且年紀比你大，面貌也不及你，這營業却十分發達，顧氏聽了十分詫異，便問他一個人的職業，於年紀面貌有什麼相干，徐太太把顧氏拉住近身來，附耳低聲的說了半天，羞得顧氏粉臉兒通紅，怔怔的半天見說不出話來，徐太太看他這個樣子，便站起來拉着他便走，顧氏嚇得心頭亂跳，嘴裡說道，怪羞人的，我可不去，徐太太說道，現在時髦的女人，誰不是吃賺飯的，不要說你我，現在王道台的妹妹，陸買辦的太太，也常常到我們那個地方來客串呢，都像你這樣守着一個

男子吃死飯，白白的自己苦死，停了一會，又笑說道，怪也難怪你，你初次出場

自然，覺得不慣，現在你在我家裡練習練習可好嗎，顧氏問他怎麼樣練習法，徐太太說道你，天天到我家裡來，包你有好道，若說是有志氣的女人，聽了這一番話，從此便聽和他斷絕來往，誰知那顧氏却瞞着迪生，天天到徐家去，內中有一個男客，那女人人叫他呂三少爺的，穿的衣服最闊綽，單講他手上大大小小鑽石戒指，其帶有七隻，擄起牌來，只見滿棹面光彩射目，真是人人羨慕，個個稱贊，再加他面貌又長得姣好，臉上塗着雪花粉，衣上洒着香水，走進門來，一陣香味，真要令人醉倒，這呂三少爺却有一個壞脾氣，他嫖女人最少不過三次，到了第三次，已經心中生厭，徐公館裡來女客，他個個都嫖過，如今只注意在顧氏身上，他爲了顧氏，在徐太太跟前化錢也化到上千了，顧氏却睡在鼓裡，有一天，顧氏在徐家打牌，打到第三圈頭上，那呂三少爺來了，徐太太便站起身來，讓呂



三少爺坐下打牌，他自己却出門去了。到四圈打完，重復舉位的時候，那上下家兩個女客，一齊站起來走來後房去小便，前房只留下呂三少爺和顧氏兩人，顧氏無可談論，便問他那小指上一顆鑽石是化多少錢買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章 有夫之婦

△看看手上那粒鑽戒好似在那裏對他笑

△一定要我那有夫之婦糟場了他的名節

△這位督辦是報館裡的聽差出身

顧氏這一問，好似替呂三少爺開了一條門路，他忙把鑽戒從小指上除下來，放在顧氏手心裡，顧氏眼光裡只見那鑽石亮晶晶得可愛，也忘了男女授受不親的一句話，說也奇怪，到了這時，那粒鑽石，光彩閃爍，倍覺明淨可愛，那幾千百道光兒，射在眼睛裡，勾引得顧氏心旌動搖，元自把握不定，他拿兩個指兒撮着，翻來覆去的看，只聽得那呂三少爺在一邊說道，這一粒鑽石，雖說小些，却是最上等的料，你不看他發出火油色的光麼，雖說只有一卡拉半重，却也值到一千多塊錢呢，顧氏聽說這小小一樣東西，值到這許多錢，他心裡不住的納罕，又不住

的美慕，不知不覺把鑽戒套在自己右手的中指上去，把手搖動着看着，猛不防呂三少爺從身後伸過手來，一把捏住了他的手掌，顧氏嚇了一跳，忙要避開誰知那隻腳兒早被他勾住站身不住，腰兒一拆那身體早已在呂三少爺懷裏坐個滿懷兩氏正要回過臉去說話，呂三少爺接着說道我把那隻鑽戒送給你罷，顧氏到了這時候離有千言萬語，一句也說不出來，腿也軟了，胸頭亂跳，只覺一陣一陣熱氣，擁上臉來，連耳帶臉，羞得通紅，他意臉反抗，看看手上那粒鑽石好似在那裏對他笑，這時呂三少爺百般輕薄他，他好似失了魂魄的一般，一點兒也不知道，他跟着這姓呂的出去坐汽車吃大菜住旅館，糊裏糊塗的直鬧到天亮，回得家去，納頭便睡，一忽醒來，他便打定主意，從此以後，天天在外邊自尋快樂，越法不把迪生放在眼睛裡，大凡女人所靠的，便是這廉恥兩字，他若把這兩個字推翻了，什麼事休都做得出來，過了幾天，徐太太問他道：我教給你自謀職業的法子可好嗎？

顧氏聽了，點頭說好。徐太太說道：「這還不過練習的第一步呢。我們做了這個職業，第一要認定不要專靠一個男人，要專一靠個男人，一來防他日久生厭。二來無論那男人如何有錢，他一個人的又量，總敵不過許多男人的力量，所以我們的營業，須在多中取利。顧氏問他如何叫做多中去利。徐太太便告訴他自己在莊上的情形。原來近來都是一班不愛廉恥的女人，看看他丈夫薪水賺得少，自己又動吃懶做。看看姊妹們裏穿綢帶金。終日大世界故世界的遊玩，何等舒服，便想出一個剝奪人格的買賣來，便是去上臺基。這個買賣，既不化員錢，身體又快樂，去一回，少則倆三元，多則五六元，便是買賣不或功，也得了幾角錢的車錢，一天去五六回，也得了倆三元車錢。拿回來做做麻雀本錢。製幾套衣服，打幾樣首飾，空下來到各處遊戲場去招徠招徠。也勝似在家裏坐牢監。取那與男人的氣，還有一種不長進的男人，明知道他女人在外面做那不正當的營生，他只貪有錢使

。有鴉片煙吸，便一隻眼睛開，一隻眼睛閉，裝縮頭烏龜去。這班女人，做了壞事體却自命不凡，在背地裏倒笑那班正經女人，說他吃死飯，又說正經不賣錢，都市地方，祇認銀錢不認人，所以他們竟認定這種行爲。是女子的正常職業，却美其名曰莊上去。顧氏聽了徐太太的話，也上莊去了幾次。像顧氏這樣年輕貌美的人物，莊上的人，自然非常歡迎。他在莊上又認識了一個六姨太太，一個黃家阿姐，一個方姑娘，一個陸少奶奶。內中要算一個四小姐，是最出色的。顧氏和四小姐聯合起來，天天在一起兒。那徐太太介紹顧氏上莊去的原意，無非要他做手下的一員部將。徐太太在阿四姐家裏做的好買賣，阿四姐也靠他撒得好油水，徐太太看看他自己營業發達，便預備獨立門戶。另張旗幟，但是自立門戶，也須要收羅幾個屬員才能把場面撐得起來，因此他倒四處物色人才。這個顧氏，便是的夾袋中人物之一。他平時對那班蕩子在枕席上面，悄悄的自己計劃告訴他

·要他們跪槽過去·幫個場面·那班蕩子原都是爲他一個人來的·聽了他的話·便唯唯從命·原來莊上規矩·最忌是誣槽·那莊主人奴伏一個屬員·頗不容易·每到那個時候·莊主人便派人在各房的牀背後去偷聽·若聽得男的約女的·或是給你的丈夫父兄·或是指使歹人尋事·總要叫你死心塌地·不敢反叛而後已·惟有餘太太却是莊中的特等人物·他又是一個中老手·自然特別優待·一個人佔着兩間房·外間是梳粧房·裡間方是臥房·他行起事來·先把外間反鎖·他和客人在裡間·無論如何說笑·那莊主人休想聽到他一個字·徐太太諸事齊備·便擇日開張·勸顧氏也搬在一塊兒住下·自己拿出錢來·替他鋪設房間·迪生睡在鼓裡·却跟着顧氏搬到新房子裏去·他看見的那班妖形怪狀的女人·原都是生意場中的內物·迪生看了·氣得走出門去·從此不回家來·照顧氏的意思·原想和迪生說

明，宣告離婆，那四小姐和徐太太却攔着下許，原來那班萬惡的蕩子，他們上莊來，一定要找那有夫之婦，糟塌了他的名節，他心裏才舒服，若打聽得這個女人，原是沒有丈夫的蕩婦，或是隨處招徠的野牌，他們便不肯化錢，愈是規矩人家的小姐少奶奶，他却愈肯化錢，竟有那些混帳男子，千方百計的勾引良家婦女失了節，或是拐騙寡婦壞了身體，他心裡却愈高興，錢却愈化得多，因此那班上莊的女人，家裏個個都有丈夫的，便是沒有丈夫也要去認一個丈夫來混充人家，那年紀大些的，便混充寡婦，何況這顧氏，原有迪生在那裏替他做恍子，所以顧氏在裏邊，便身價十倍起來，到後來這地方來了一個闊客，姓虞名叫少衡，見了顧氏，不覺神魂顛倒，他嫌在莊上玩得不爽快，和顧氏商量，要娶他回去做太太，顧氏看有錢，心裡倒也願意，但一來怕迪生回家來，二來又怕徐太太和四小姐不答應，後來四小姐想出一個法子來，和顧氏串通，假造一張迪生借三千塊錢的

借據。逼着迪生還錢，若迪生果能還了這三千塊錢，那顧氏願竟跟虞少衡或是仍舊跟劉迪生，却聽他的便，若迪生不能還這三千塊錢，這顧氏的軍體，却是徐太太和四小姐兩人所公有的，非得顧氏想法子拿出三千塊錢來贖身不可，看看迪生一天一天的不回家來，律師寫信去恐嚇他，也置之不理，顧氏便和虞少衡商量，叫他拿出三千塊錢來娶他回去，虞少衡一口答應，過了幾天，他真的開了一張三千塊錢的莊票來，贖了顧氏的身體，顧氏看看一個三寶跟在身邊，好不討厭，想想自己既不是劉家的人了，那劉家的女兒與他什麼相干，便和四小姐商量，叫他拿出五百塊錢來，把三寶買去做討人，可憐三寶自從到了四小姐手裏，早打夜罵。逼着學習彈唱，看看他親生的母親，却丟了他跟了那姓虞的到漢江去了，這裏徐太太的營業，愈做愈發達，勾打聽得了風聲，稟明上官，派人去捉他，誰知徐太太的撐頭，早已得了消息，連夜去通報，搬得無影無踪，因此後來葉崇文



到那地方尋找迪生的妻女，己是不知去向了。那虞少衡，原是報館裏的聽差，後來他便跑到黃山地方，連仗着他幾句口頭禪，到處演說。那時許多偉人，都崇奉他，說他是英雄豪傑。後來連陞三級，居然做了都督府的密書。他娶了一個土娼，做了太太。天天帶着太太去拜官會府。那太太是見了人便愛，姓虞的靠着這太太的外交手腕，一個人兼了八個差使。每月進款在四千元以上。他太太却很有心計，把這許多錢，用自己的名字，存在莊上，又買了許多田地房產，都不用姓虞的名字，他着着埋伏妥當。慢慢的要脫離姓虞的關係，便和都督商量好，把他調到漢江去。當什麼督辦。姓虞兩前脚走出大門，他太太後脚走出後門，去得無影無蹤。虞少衡祇落得人財兩空。幸而他天生成一副刮地皮的好手段，不到幾年，居然又是萬般家產。他原有一個黃臉婆子，住在原籍楊村地方，可憐餓得面黃肌瘦，這時聽說他丈夫得意上，便找到漢江地方。虞少衡便收在廚房裏，拿他當奴僕。

一般看待，倒把外來的什麼賣花娘子搖船娘子並上了。留在上屋裏，睡的是銅床，吃的是大菜。現在顧氏一到了他家裏，他便大張曉諭，請了當地的紳士，替他主婚。從新結起婚來，把顧氏認做大太太，顧氏到了這時候，便也福至心靈裝一樣像一樣，神氣活現的做起太太來，他天天和當地的紳士太太來往，在府裏擺酒請客，空下來便打幾副牌。每天上千的輸贏。後來索興在他家裡立了一個女總會，把當地的官紳女眷，天天聚集在會裏，又把那些都督廳長局長總辦等大人物，錯來做參觀員，後來這個女總會出了名，凡是地方上的政事會議，外交談判，都借這個地方開會，屋子裏夾着幾個塗脂抹粉的美人兒，談起話來，覺得分外有精神。顧氏做女主人的，應酬這個應酬那個，忙得不得了，看官須知道，凡苦失過節的女人，他看自己的身體，是毫不值錢的了，多軋幾個並頭，他反自命是風流，不上幾天，這顧氏便和盛廳長好上了，後來又和楊總辦好上了，姓虞的却唾

在鼓裏，有一天，盛廳長的太太，在虞家打牌，看見顧氏左手小指上套着一隻翡翠戒指，看自己私地裡，送給楊總辦的表記，原來盛太太和楊總辦也有交情的，如今看見他自己的東西，套在別人手上，心中如何不氣，只因自己做的虧心事體，不敢當面發作，因此便把顧氏含恨在心，隔了幾天，盛太太到楊公館裏去，那楊太太切悄悄的告訴他說，虞督辦的太太，海你家廳長勾搭上了，這是我家丫頭小芳，在虞家後房親眼看見的事體，盛太太聽了，却不動聲色，趕回家去，趁廳長不會回家來，在廳長書房裏翻箱倒籠的搜尋，果然在書棹抽屜裡尋出一張顧氏的小照來，盛太太這一氣，氣得七竅內生煙，忙拿了照片，跑到楊公館裡，又把顧氏和楊總辦勾搭上手的話說了，楊太太半疑，兩人商量停妥，到了重陽這一天，假說是請顧氏到西山登高去，到了山上，楊盛兩位太太，款待他擺酒在財神殿裡，三裏人吃罷酒，盛太太說我們合高去，財神殿後面，原有一座奎星閣，他們

把顧氏引到閣上，兩位太太一齊放下臉來審問他，又說要去告訴虞督辦，顧氏聽了，慌得只是求饒，盛太太說道，要饒你也容易，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章 有情人成了眷屬

△三條辦法痛懲淫婦

△啊嗚了不得你們竟來強……

△臨死的時候說一句可恨奎星閣

顧氏自己知道理屈，便白口求饒，兩眼流淚，跪下地來，不住的磕頭，依楊太太的意思，要帶幾個衛兵，打到虞督辦家裏去，鬧他一個落花流水，後來盛太太向楊太太耳邊說了幾句話，回過來對顧氏說道，饒便饒你，現在有三條辦法在此，任憑你願意走那裏一條。第一條是限你在三天以內，拿出十萬塊錢來，算是遮羞錢。顧氏聽了，嚇了一大跳。原來虞少衡自從上過第一位夫人的當，以後便把銀錢管得死緊，顧氏身邊，除一二千零用錢以外，是沒有錢的，如今一開口便要十萬，一要說顧氏拿不出來，便是叫虞少衡也一時拿不出來。顧氏忙說這第一條除

非了我的命。錢是拿不出來的，便求他說第二條，盛太太接着說道，這第二條容易，你快把自己上身穿的衣服，脫下來，聽我和楊太太拿簾條鞭五十下，然後坐着轎子回去，顧氏聽了，忙又磕頭求饒。說道：我們同是女人，求兩位太太念我們素日交好分上，全了我的臉面罷。楊太太聽了，冷笑一聲說道，說不知道你是上海莊上的人物，你那時向那班陌生男人調情，却不害臊，如今叫你在我們跟前脫衣服，倒反害起臊來了嗎。顧氏強着說道，兩位太太，須念我總算是一個督辦太太，這樣一行，叫我將來可要做人不要做人呢。如今我讀求不要出怪露醜，鬧得八人知道，此外無論如何凶的刑罰，我都情願領受，盛太太聽了說道，那也容易，這第三條是，既不要你的錢，也不要你受痛苦，更不要你出怪露醜鬧得人知道。讀請你在這奎星閣上，靜心候着三個鐘頭，到那時，便平平安安的放你回去。顧氏問道三個鐘頭裡面，可要受什麼刑罰，盛太太只把頭搖搖，看他兩人

手才手兒的走下閣去。顧氏心下狐疑，可是除此以外，却沒有別的免禍法子，祇得安心靜氣的在閣上坐着。這裡盛太太走出閣來，吩咐他的衛兵，如此如此。盛楊一太太，對看着笑了一笑，走出財神殿，各自上轎回去。原來這是他們兩人預先商量好的計策。顧氏吃了這個大虧，事過之後，狼狽倉倉的逃下閣來，回家去害了一場大病。三個月不得起身，室病還是小事。過了幾天，竟在起惡瘡來。醫生來診察過，證明他是極猛烈的花柳毒。虞少衡知道了，心中十分厭惡，虞少衡雖常常有不正經的事體，但他所沾染的，大都是小家碧玉自己却不會害過這個病。顧氏這個病，從什麼地方傳染來的，連他也莫明其妙。虞少衡這人，原是厭故喜新的，如今顧氏弄得膿血交流，臭不可當，他便丟在腦後，連醫藥也不給他了。那賣花娘子和搖船娘子，看看顧氏退了運，便搶着獻壻爭寵。虞少衡和他們久別重逢，興會倒他不淺，有一天，他正和兩位娘子在房中調情，忽見丫頭進來重

報，說外面有一位女客求見。虞少衡府上的女客，原是很多的，他聽了，正要站起身來，出去接見，耳中只聽得一陣小蠻靴羹藥的響，誰知那位女客已經直闖進內房裡來，只見他體態苗條，風韻翩翩，鼻上架着一副克辣克代帽邊的大眼鏡，手中提着一個扁形皮包，一進門鞠一個躬，深深到地，搶上三步，伸手和虞少衡緊緊的握一握手，口稱督辦，接着從吹包裡掏出一張名片來，正中印着花憐影三個字，角一排幾個衛頭看得人眼光撩亂。虞少衡認識不多幾個字，倒也不去理會。只看他那副脂香粉膩的臉兒，聽他那種鶯鳴燕啣的聲兒，早把個虞少衡樂得魂飛天外。這位花女士不慌不忙，從皮包裡拿出一本摺簿來。虞少衡這時候，提起筆來糊裏糊塗的在上面寫了三千元。花女士看了，把粉頸兒一轉，小嘴兒一撇，說道：「像這樣一位督辦最少也得寫上一萬元，此嬌滴滴的嗓子，虞少衡越聽越有趣，忙寫上三千元，從此以後，這位花女士，天天到督辦府裏來，每逢他來，



也等不得人通報，便直衝的衝進內室去，有時見虞少衡睡在牀上，他便爬上牀去亂掏亂摸，袋子裏有一元錢也是要拿去的，甚至一獨銅元也是好的。隔了幾天，他的事務所開成立會，請這位督辦去參觀，他的事務所裡是怎麼一個情形，所裏辦些什麼事體，在且不會去參觀，却也不敢亂說，直到夜靜更深，這虞少衡才吃得醉醺醺的回來，從此以後，他天天去參觀，又隔了幾天，花女士忽然在報上宣佈和虞少衡自由戀愛了，他老實不客氣，搬進府夾住着，不但佔據了顧氏的位置，又佔據了兩位娘子的位置，顧氏從此以後，沒有人去辦視他，那葉崇文受了朋友之託，却四處在那裡打聽顧氏和三寶的下落，光陰迅速，迪生出門去，忽然已經隔了兩個年頭，他常常有信來問起他的一兒一女，又問起那心上的珍姑娘，珍姑娘臨別的時候，吓嚇他寫字樣兒，迪生牢記在心，每隔着十天八天，就有幾張字樣兒寄來，託葉崇文轉交，又託他教授珍姑娘寫字識字，葉崇文受了迪生囑託，

竟弄得無法可想，他非但迪生的妻女無處找尋，如今連珍姑娘，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那朱小珊天天要找尋珍姑娘的錯處，借此可以謀吞他的家產，誰知珍姑姑自己也不瞞人，那天夜裡自從和迪生在橋上分別以後，到了第一天，他便對母親說明，若依他在家裏守着迪生便罷，若不依他，他便立刻絞去頭髮做尼姑，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他母親聽了，正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忽然那小珊帶着一班人耀武揚威的闖進門來，嘴裏裏道，了不得，我朱家的門風，給珍丫頭敗盡了，我們非想法子趕他出族不可，接着敲臺拍棹的大罵起來。到了第二天，他又買通了族長，跑來理論，可憐朱太太哭一陣氣一陣，珍姑娘却橫了心，便是小珊吵上天去，他也空怕，他對小珊說道，如今萬事有我母親在此，却輪你管不到，待我服侍母親百年以後，我自然能離了此地，也不用你來趕我出族，珍姑娘的母親，不免幫着女兒和小珊爭論幾句，年老的好，如何受得住氣，早便病倒在牀

，飲食不進起來，可憐珍姑娘早夜看守病人，又要對付小珊，心裏又記念迪生，他的面龐兒也消瘦得多了，看看母親的病，一天利害一天，珍姑娘只是守在牀前吊眼淚，有一天一早，忽然他舅舅家來了一個報喪的人，說他舅舅已於昨天夜裏中風死了。朱太太手足之情很深的，聽了這個信息，早已暈絕過去幾次，可憐珍姑娘帶哭帶喊的，喊醒過來，氣母親自己知道性命不保，便拉着他女兒的手說道，好孩子，我要去了，你有這樣的志氣，將來劉先生也決不虧待你的，過了四天，到底支撐不住，兩眼一閉死了。珍姑娘正哭得十分傷心的時候，那小珊竟邀了族長，走進屋來，把珍姑娘連夜趕出，一面買一口簿皮棺材，安殮了朱老太太的屍身，抬出去拋在上橋腳下的義塚地裡。珍姑娘被他們趕出門來，原想尋個自盡，了此殘生，回心一想，實在丟不下母親的那口棺木，又忘不了迪生的恩情，弄得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終日站在家門口哭泣，這時感動了他一個鄰舍人家的

姊妹，名叫陳三姐，他家窮苦，在上海地方尋健度日。隔着半個月，必回家來一回，他和珍姑娘交情很好，當時見他進退兩難，便勸他也到上然去邦人家度日，一面也可以守候迪生的信息。珍姑娘依了他的話，在上海楊樹浦地方一家李寡婦家裡當女僕，他原想去投靠他的表兄張阿仁，那阿仁的妻子，聽了七里橋人的謠言，心裏十分厭惡他，如今不但肯照顧他，並且不許他上門，所以葉崇文到川沙鄉下去找尋珍姑娘，却一個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珍姑娘也想到浦東紗廠裏去看葉崇文，打聽打聽迪生的消息，又怕壞了迪生的面子，後來他想迪生想得利害，忍不住先託街口的一位測字先生寫了一封信，寄到浦東紗廠去給葉崇文。到了第二天，葉崇文找到楊樹浦地方來，見了珍姑娘，領他回家裡去，那愛兒一見了珍姑娘，却撲上前去，死拉住不肯放，珍姑娘也淌下眼淚來，葉崇文的夫人，好好的看待他，葉崇文急急寫信去通報迪生，隔了幾天，迪生來了一封回信，

說彭選萬已陞任財政廳長，他自己也陞了行長，另外招集股分，在左近地方開了一座煤礦，得利極厚，彭選萬十分看重他，保舉他在都督府裡當了一名秘書長，另外匯了三萬塊錢來，託葉崇文給他存在上海銀行裡。預備將來娶珍姑娘用的，葉崇文的夫人，看了這一封信，趕看珍姑娘叫他劉太太，把個珍姑娘羞得躲在房裡不敢出來，過了幾天，迪生又來了一封信，說他八月裏要回家來，一了心願，珍姑娘聽了，肚子裏便說不出的歡喜，只是不好露到臉上來，誰知迪生路過天津租界的時候，却遇到一件極傷心的事體，原來迪生此番回南，隨身帶了兩個書記，一個名喚包立誠，是迪生最看重的，年紀文輕，不會娶得妻子，此番到了天津，自有一班朋友接風餞行，有一天，他帶了包立誠到大江樓去吃酒，客人到齊，大家叫起條子來，一時粉白黛綠的，來了不少，最後來了一個清官人名叫霍姑娘，迪生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他的親生女兒三寶，當時只恐女兒見了他，價場叫喚起來，忙託故迴避，回到寓所，心中又氣又羞慚，想了半天，被他想出個法

子來，他拿了幾千塊錢，立刻逼着包立誠指名去贖霞姑，在三天裏邊，化銀六千錢，把霞姑買回來，他父女見面，自有一場悲痛，幸而三寶還是一個處女，不會被人梳弄，常時迪生便把他許給包立誠做妻子，一齊勤身到了上海，選了吉日，在大旅館裏，父女二人，同時結婚，珍姑娘嫁了迪生以後，天天拉着新郎，要他教寫字讀書，空下塊，兩手拉手兒到黃浦江邊，肩並肩兒的坐着，看那一抹斜陽，照在江面上，射出萬道金光來，忽然見水光裏搖出一隻擺渡船來，船上坐着一男一女，船靠岸傍，那男的走上來，迪生認得便是葉崇文，那女的却是顧氏，看他滿臉惡瘡，一身破衣，他被虞少衡趕出來，無可投奔，便到浦東紗廠裡去找劉迪生，葉崇文把他帶回上海來，當時迪生見了，一肚子怒氣，視也不視他後來還是葉崇文從中調，和把他收回家去，不上一個月，他滿身毒發死了，臨死的時候，他只說得一句，可恨魁星開害得我，好苦呀。

